

十七史商榷



十七史商權卷九十五

東吳王鳴盛撰

新舊五代史三

家人傳首語自相違

家人傳首敘引極言女色能敗人國與後宦者傳論言女色之惑粹而去之之易語自相違

各紀傳冗文宜歸併

梁家人傳太祖之母事敘畢又敘追尊與紀複雜傳和凝傳敘晉高祖幸鄴凝慮安從進反請豫爲宣敕命將以待之與從進傳複又雜傳王晏球傳敘其與契丹戰事與附錄契丹傳互有詳略歐節字縮句惜墨如金偏有此冗文宜歸併一處詳之而

於他傳互見者則云詳某處吳縝五代史纂誤所摘文複各條
茲不載

骰子

廣王全昱傳有骰子又董昌臨民訟擲骰子以決勝負見吳越
錢鏐世家案廣韻骰子博陸采具出聲譜案其意當爲从骨投
省聲說文卷四下骨部本無此字新附亦無而溫庭筠詩玲瓏
骰子拋紅豆入骨相思知不知則此物以骨爲之

梁諸王互有詳略

歐公梁家人傳與薛史宗室諸王傳互有詳略然太祖八子其
封號事蹟頗有歐詳而薛史反略者如第三子友璋歐敘其初
爲壽州團練使直至末帝時爲武寧節度使頗備薛史於本傳

及末帝紀中皆不載今有末帝貞明三年十一月辛丑滎陽鄭
義造佛頂尊勝陀羅尼石幢記在河南許州龍興寺亡友錢唐
周天度讓谷知州事搨以寄予記言義爲武寧軍親王元從家
寄瑕邱主當許下武寧親王卽友璋與歐合瑕邱今山東兗州
許下今河南許州主者府主而武寧徐州軍名義寄家於兗而
己身則從友璋於許也蓋友璋本由陳許一鎮徙武寧軍雖徙
未赴徐時猶在許義尙從在許故造此幢

博王友文傳未了

博王友文傳敘至友文畱守東京之下便止其事未了與前唐
愍帝紀未同其下卻接庶人友珪者云云當於東京之下添一
句云後事在友珪傳庶人友珪宜提行另起

溺涎液斗餘

唐明宗家人秦王從榮傳明宗病溺涎液斗餘通鑑注薛史作便溺升餘案此見今本舊五代史第四十四卷明宗紀

劉延皓事未了

唐廢帝家人傳廢帝后劉氏之弟延皓事敘至爲天雄軍節度使被張令昭逐走帝但削延皓官爵而已便止此處尙不見延皓下落如何住得薛史則延皓自有傳此下言晉高祖入洛延皓逃匿龍門廣化寺自經死但不甚吝惜筆墨只須多敘兩句十七字則首尾完具矣前代皆別有外感傳今附見后傳中又作此不了之語壹意剗削毋乃太簡通鑑攷異引唐實錄以延皓爲劉后姪薛史作弟歐從薛

重貴降表出亡事

薛史於晉少帝紀載其上契丹主降表太煩非體歐改入晉家人高祖皇后李氏傳爲得之且薛史只有帝降表而歐并全載李后降表亦爲可喜契丹國志所載與歐同又歐曰少帝爲出帝於紀末只用契丹滅晉一句結束其出亡以後事亦別見於高祖皇后李氏之下裁翦頗工薛史少帝紀末歷敘出亡以後繇猥事殊爲失體不如歐史薛史末段言周顯德初入自塞北至者言帝無恙歐用之而添一句云後不知所終亦覺比薛語氣爲完備

馮后事敘述不明

歐敘出帝后馮氏本重允妻旣不言姓似是宗室而絕不言重

允何人重允死而出帝娶之其下突言契丹責帝納叔母讀者疑重允與重貴同行何以稱叔及讀至下文別一篇敘高祖之叔父兄弟子孫方知重允本高祖弟養以爲子故與其諸子之名排行敘事如此太求省筆殊眩人目應於前先揭明

郭崇韜安重誨皆樞密兼節度

樞密使之名始於唐以宦者爲之至朱梁後唐則以朝臣充之

自是遂奪宰相之權而宰相反擁虛名矣

說見容齋三筆第四卷

歐史唐

臣郭崇韜傳莊宗卽位拜兵部尙書樞密使滅梁拜侍中成德軍節度使依前樞密使薛史則云莊宗卽位加檢校太保守兵部尙書充樞密使誅梁氏至汴州宰相豆盧革在魏州令崇韜權行中書事俄拜侍中兼樞密使郊禮畢以崇韜兼鎮鎮冀州

節度使檢校太保係加銜歐史刪之差可不曰守曰充而以拜
統之未妥至拜侍中雖已爲眞宰相然唐宰相制度已詳第七
十四第七十六第八十一第九十二等卷矣而至此時則其制
又變蓋唐時侍中中書令不輕授而同三品同平章事卽爲宰
相若五代則又必以兼樞密者方爲有相權如豆盧革輩但有
相名耳自當如薛史先言以侍中兼樞密次及兼鎮爲是成德
卽鎮冀宰相兼節鎮始於唐如李林甫楊國忠皆然但居京師
遙領不赴鎮此莊宗以寵崇韜也又歐史安重誨傳明宗卽位
以爲左領軍衛大將軍樞密使兼領山南東道節度使固辭不
拜改兵部尙書使如故在位六年累加侍中兼中書令案固辭
者辭大將軍也改尙書者由大將軍改也使如故者樞密使如

故也郭崇韜安重誨皆忠於謀國而誣枉見殺作合傳配搭頗精若論贊中言兩人皆爲樞密因專論樞密奪宰相權餘皆不及此論贊之變體惟是薛史重誨傳已殘缺據王溥五代會要所載唐莊宗宰相五人使相三十一人兩處內皆有崇韜此可見遙領者亦爲使相矣何也崇韜未嘗出鎮也乃明宗使相三十八人中有重誨以重誨實曾爲河中節度也而宰相十人中反無重誨則大不可解豈歐史云加侍中中書令皆失實乎樞密雖有權究非相乎此當闕疑篇首云其父福遷爲晉將晉救朱宣福遷戰死而薛史則云重誨其先本北部豪長父福遷於河東將兵救兗鄆而沒重誨之父單名福而遷字則連下文讀新史譌舛令人噴飯滿案其所書恐多不可信

三省長官皆宰相而唐偏以同平章事充之後又移其權於翰林學士五代又移其權於樞密使唐宦官之所以擅國者樞密出納王命神策掌握禁軍也五代則鑒其弊樞密以大臣爲之改左右神策爲侍衛親軍其都指揮使亦以大臣充之官制隨時不同如此

守魏固楊劉自鄆襲汴

崇韜曰願陛下分兵守魏固楊劉而自鄆長驅擣其巢穴不出半月天下定矣莊宗卽日下令軍中歸其家屬於魏夜渡楊劉從鄆州入襲汴州八日而滅梁案汴州之州南雍本作用用字佳歐史此段乃梁晉興亡大關目所敘亦差簡明但薛史載崇

韜說莊宗之言則云聞汴人決河自滑

今滑縣屬河南衛輝府

至鄆

今東平州

屬山東泰安府
皆在河南岸
非舟不能濟又聞精兵盡在段凝麾下
段凝時駐守滑

州王彥章曰寇鄆境彼既以大軍臨我南鄙又憑恃決河謂我

不能南渡志在收復汝陽
本作汝陽以意改
此汴人之謀也臣謂段凝

保據河壩苟欲持我臣但請畱兵守鄴
今直隸大名府當時名曰鄴即魏州
保固

楊劉
見下文
陛下親御大軍倍道直指大梁
今河南開封府
云云此段於

情事尤詳析若歐史則未免刪改太多向來史家動稱梁晉夾

河之戰此戰蓋相持數年方得滅梁大約東起楊劉西至濬滑

沿河皆戰壘也通鑑第二百七十二卷胡三省注楊劉引九域

志在鄆州東阿縣極精確其間扼要處為德勝夾河兩岸皆有

城號南城北城
見新唐臣符存審王建及二傳
又有楊邨有潘張有麻家口
新唐

臣周德威傳
作麻家渡
有景店有馬家口有鄒家口有清兵驛有王邨有

高陵津此皆河津夾寨梁晉戰地胡注亦不能一一鑿指薛史

以決河自滑至鄆一句括之甚妙大約諸地名總在此一句中

通鑑敘此事作梁主命於滑州決河東注曹

今山東濮州
曹州府屬曹州

府及鄆以限唐兵尤明此水乃梁人所稱護駕水也其時莊宗

以魏爲都故須固守而楊劉則極東河南岸旁所築城亦須固

守方可從此而南自鄆襲汴也前第八十九卷楊劉一條已攷

此事今再將諸河津地名攷之則當日戰地情形益可見又觀

此則自滑至鄆爲決河所行之道而經流亦相去不遠今則桑

麻徧野一望皆成平地曾無涓滴河流試就梁晉事尋之猶可

想其遺跡禹貢錐指除解經再商外其於後世事則詳明可取

卷首有唐大河圖攷之則五代河形亦自了然矣

觀第六卷唐明宗紀第四十四卷康延孝傳并崇韜傳勸莊宗
自鄆襲汴三人所見如一莊宗又果銳梁安得不滅若從鄴渡
河而來則段凝重兵駐守滑臺其勢必來爭戰未便長驅而南
故必迂道從楊劉夜渡自鄆入汴凝本怯懦持兩端即使覺之
亦必觀望不前梁若未遽滅則諉言未及覺知故不急赴救梁
一滅則旋踵降唐矣唐人早已料破定計之妙如此是以所向
無敵

所以必守魏者莊宗爲欲滅梁從太原遷此根本之地隔河對
岸卽滑梁重兵在焉故也通鑑一百十九卷宋高祖武皇帝紀
永初三年五月帝崩九月魏人寇奚斤等率步騎二萬濟河
營於滑臺之東又一百二十五卷宋文帝欲伐魏帝策軍勢先

言乘夏水浩汗河道流通汎舟北下先取碣磔滑臺二城并虎
牢洛陽然後下文言比及冬初城守相接虜過河卽成擒彼時
魏都平城卽今山西大同府尙未遷洛也觀此二條則知南北
朝時滑在河南唐沈亞之下賢文集第三卷魏滑分河錄云元
和八年秋水大至滑河南瓠子隄盜將及城居民震駭帥恐出
視水迎流西南行欲救其患聞故有分河之事其水嘗導出黎
陽傍其功尙可跡於是遣其賓裴引泰請於魏曰河東滑最大
自洛以西百流皆集於滑而隄防不固竊以黎陽西南迴孺拒
流以生衝激之力誠願決一派於斯幸分其威耳今秋雨連久
洛滑以西雄川峻谷暴發之水爭怒以走會河勢日益壯恐一
旦城郭無類謹聽命於將軍魏帥許之其將卒吏民請曰滑得

水禍於天久矣魏何威乃許移於已哉帥曰黎陽與滑俱帝土
人有不幸凡見其苦卽爲舉手寧皆有威者夫全大以棄細理
也且滑壁卒數萬人民不安生未知其賴吾安敢以河鄙咫尺
地爲惜乎顧桑麻五穀之出不能賑百戶假如水能盡敗黎陽
尙不足愛況其無有民何患無土以食因召吏趣籍民地所當
奪者盡以他地與之籍奏天子天子嘉其意而可之明年春滑
鑿河北黎陽西南役卒萬人閒流二十里復會於河其孺田凡
七百頃皆歸屬河南夏六月魏使楊茂卿授地案新唐方鎮表

肅宗上元元年置滑衛節度使

號永平軍
改義成

治滑州卽今河南衛

輝府滑縣在黃河之南岸廣德元年置魏博節度使

號天

雄軍卽今

直隸大名府治元城縣在黃河之北岸今則禾麻徧野廬舍相

望撫茲日之桑田何知昔時之滄海乎觀亞之所錄則唐時大勢尙可想像得之南北各書新舊唐書皆無河渠志河事須攷而得也趙彥衛雲麓漫鈔第二卷載東京至女真御寨行程云東京四十五里至封邱縣皆望北行四十五里至胙城縣腰頓四十五里至渡河沙店四十五里至滑州館云云彥衛此書當宋光寧間其時河已徙陽武而南汲胙之流已斷滑反在河之北今則視彼時徙而愈南河壩去滑遠矣當梁晉夾河戰爭時河形大約與唐元和不異魏滑南北對峙而魏乃晉都滑對岸最近梁人防晉切要處也梁人決河以限晉兵者若是專指大河則彼時之河卽奪潔出朝城者是其流必大似無待於決且晉人之渡河而軍者多矣河南之地晉兵充斥但恃經流未

足限隔晉兵故予前於八十九卷以爲此恐別是小支流蓋多
爲之阻使不得便耳其如晉人之勇銳竟長驅入汴何哉

晉兵之神速不但以段凝怯懦觀望而已也梁旣於滑州決河
東注曹濮及鄆以限晉兵當晉之自鄆襲汴也已渡河而南矣
而段凝精兵在滑若欲赴救反在決河之北岸曩所恃以限晉
兵者今反自限隔通鑑載李嗣源之策云段凝卽發救兵直路
則阻決河須自白馬南渡數萬之眾舟楫亦難猝辦此去大梁
至近段凝未離河上友貞已爲吾擒又敬翔謂梁主曰今唐兵
且至段凝限於水北不能赴救胡三省注云言凝欲還救大梁
爲決河所限其道回遠此二節敘事情狀如繪

決河爲害見於史鑑纍纍不絕書想趙宋橫隴之決尙是朱梁

貽禍生民餘毒數百年

史匡翰尙高祖女

歐史史匡翰傳尙晉高祖女是爲魯國長公主薛史則云長公主高祖之妹子得匡翰神道碑拓本朝議郎尙書吏部員外郎知制誥陶穀謨待詔朝散大夫太府卿賜紫金魚袋閻光遠書碑云尙魯國大長公主二史皆省大字然據碑則惟其爲帝之妹故加大字以別之若帝女則但稱長公主矣五代會要第二卷載諸帝女晉高祖長女降楊承祚非匡翰封秦國公主又封梁國長公主非魯國故知薛史是也歐史書其官略薛史則詳終於檢校司徒義成軍節度滑濮等州觀察處置管內河隄等使丁母憂起復本鎮卒皆與碑合惟碑有起復冠軍大將軍右

金吾衛大將軍員外置同正員并兼御史大夫駙馬都尉及贈
太保則薛史亦省

孟漢瓊宋合詢歐皆無傳

歐史朱宏昭馮贇傳明宗病孟漢瓊王淑妃用事宏昭及贇並
掌機務於中大事皆決此四人及殺秦王而立愍帝益自以爲
功是時宏昭贇遣漢瓊至魏召愍帝入立而畱漢瓊權知後事
明年正月漢瓊請入朝宏昭贇乃議徙成德范延光代漢瓊北
京畱守石敬瑭代延光鳳翔潞王從珂代敬瑭三人者皆唐大
臣以漢瓊故輕易其地又不降制書第遣使者監其上道從珂
由此遂反愚謂從珂之反皆爲朱馮欲召漢瓊入輒易三帥故
反而愍帝被弑矣漢瓊罪首禍魁也薛史有傳并載殺秦王從

榮皆出其謀從榮雖當誅然漢瓊設心乘亂倖功已爲可惡乃從珂纔反卽單騎馳至澠池謁見白預從臣之列傾險若此歐竟不立傳以垂炯戒可乎柳開河東集門人張景編第十四卷載其

仲父承昫墓志銘長興時誅秦王從榮宣徽使孟漢瓊馳傳就鄴宮召宋王從厚仲父爲有司主牋奏告王元從都押衙宋合詢曰竊聞帝疾彌亟秦王夷戮今一單使徵王王卽挺身往未爲利也大臣奸豪賡相結附但苟其身不顧於國王至孤坐宮中但名曰君天下安危未易知不如盡率府兵步騎齊發案甲徐行若必迎嗣君命禮來之我兵在衛強者繫之亂者翦之而後遵上先旨不爲失耳不納王卽去合詢至洛果出磁州刺史王之屬臣悉爲馮贇朱宏昭輩遠之不復邇帝也後鳳翔兵起

帝遇禍衛州歐不但作漢瓊傳并附見宏昭傳者亦不能帶
補漢瓊數語以見其始末并宣徽使三字亦削之且使柳承昫
之計行翦除權姦愍帝位固矣歐辭皆不載蓋未能揆補此差
可而辭史卻有令詢傳敘其被擯正與柳開合又言其始終只
事一君知書樂善動必由禮聞愍帝遇害大慟半日自經而卒
此五代完人應入死節傳歐乃刪落隻字不存又不可解

桑維翰子孫

歐史於桑維翰其謀議刪削過甚亦不見其子而辭史甚詳維
翰實一時英傑二子皆有名位并載維翰爲子讓官事王禹偁
小畜集第四卷懷賢詩於維翰推許甚至末云子孫亦不振天
道難致詰此謂其後人入宋者

死節死事

歐公作王彥章畫像記褒之不遺餘力而五代史又爲特立一死節之目共只三人彥章冠之在彥章差不愧而待朱梁則過優

史建塘與父敬思皆捐軀盡忠應入死節否亦宜在死事而歐史但入唐臣匡翰仕唐又仕晉應入雜傳乃薛史各傳而歐附建塘傳則又亂矣卽元行欽桑維翰亦死事也而但爲唐臣晉臣立例太多則不能不亂王得中爲北漢使契丹被獲於周不以情告世宗殺之卓然死節詳見通鑑而二史皆遺之何哉若黃震曰鈔第四十九卷謂王師範飾治以儒謀殺朱全忠雖不遂其忠於唐可知至全忠旣帝天下而族之則置酒行禮少

長以次就戮其與結纓之勇何異惟其力屈降梁歐公併辱之
雜傳惜哉何不以其死爲守節而死邪愚謂如震言直欲以師
範入死節矣旣降梁難入死節入雜傳又實太屈總因多立名
目又將五代打和故多不穩若如舊史之逐代各斷名目不繇
則無此失

楊涉父子互有詳略

楊涉疑式父子歐薛互有詳略歐本尙簡而以涉入唐六臣傳
敘其家世歷官本末一百三十字頗完備薛史於疑式傳附
父涉但云唐末梁初再登台席罷相守左僕射卒只十五字疑
式歐附涉傳只二十九字而薛史則四百餘字敘其自唐昭宗
時登進士第授官歷事六代九姓至周世宗顯德中死甚詳張

世南游宦紀聞第十卷載凝式事皆與薛史合紀聞云爲張全義畱守巡官薛史作張宗奭宗奭卽梁太祖賜全義改名惟紀聞唐明宗時歷工禮戶三侍郎薛史作工戶二侍郎紀聞字景度薛無紀聞年八十二薛云八十五爲小異凝式諫其父勿爲押傳國寶使紀聞與陶岳五代史補皆有但如凝式之爲人世南譽以節義得毋可笑

義兒不當別目

歐公旣以純乎一朝者爲梁臣唐臣晉臣漢臣周臣傳仕各朝者爲雜傳乃李嗣昭等八人別目爲義兒作一卷多立名色體例糾紛其實嗣昭等本可入唐臣傳而五代養子甚多不獨唐有何爲標異之

山東

義兒李存孝傳晉已得澤潞歲出山東與孟方立爭邢洺磁灰
事張源德傳晉已先下全燕而鎮定皆附於晉自河以北山以
東皆歸晉此山東謂太行山之東即以河北為山東也說已見
第三十五及第九十等卷

李斥威

吳縝五代史纂誤卷中舉李存孝傳求救於幽州李斥威斥威
兵至而駁之云案王鎔傳乃是李匡威作斥則非也今汲古閣
正作匡歐公避宋太祖諱闕筆耳縝之駁妄矣予嘗購得宋板
春秋餘露解洪範為天下王采其深察名號篇云深察王號大
意中有五科皇科方科斥科黃科往科獨斥字積疑莫釋質之

盧學士文昭以爲匡字闕筆予爲拊掌稱快學士當千載下能識宋事纘生長北宋乃不知廟諱邪

又如新唐書藩鎮傳李匡威與弟匡籌并新五代史梁太祖紀趙匡凝唐臣傳史匡翰職方攷匡國軍匡義軍之類皆不闕筆此皆後人所改在當時本闕筆作匡久之而傳寫之誤遂變爲斥朱子注論語稱趙匡之字曰伯循宋人避諱本無定例

李存進互異

歐史李存進傳與薛史尤多異予得存進墓碑搨本立於同光二年判官呂夢奇謨參軍梁邕書并篆額顧盭人云今在太原縣錢大斷辨歐史存進本姓孫名重進當太祖卽克攻破朔州得之卽賜姓名養爲子碑則存進從克用破黃巢直至景福二

年始賜姓名補右廂義兒第一院軍使上距破朔州甚遠歐史
存進歷慈沁二州刺史碑則太祖時權知汾石二州莊宗時真
授石州刺史再知汾州又授慈州刺史又權知沁州實未真授
沁州刺史通鑑載存進爲天雄都巡案使碑則爲天雄軍都部
署巡檢使又碑言存進字光嗣年六十八歐史失之予攷薛史
載賜姓名之年正與碑合與通鑑不同者薛誤亦與通鑑同字
光嗣薛史亦漏年六十八薛史作六十六要之薛史敘事詳明
大略則與碑同

李茂貞改封秦王

雜傳李茂貞傳敘唐昭宗出居華州後加拜茂貞尙書令封岐
王又敘至梁太祖卽位諸侯彊者相次稱帝獨茂貞但稱岐王

云云其下文又敘至唐莊宗破梁茂貞稱岐王上牋以季父行
自處及聞入洛乃上表稱臣莊宗以其耆老改封秦王云云以
上各段皆有誤薛史第一百三十二卷世襲傳與歐史略同改
封作進封皆非是通鑑第二百六十六卷梁太祖開平元年三
月下制削奪李克用官爵是時惟河東鳳翔淮南稱天祐西川
稱天復年號餘皆稟梁正朔河東卽克用鳳翔卽茂貞淮南楊
渥西川王建也又第二百七十三卷唐莊宗同光二年二月進
岐王爵爲秦王攷異曰李茂貞改封秦王薛史無的確年月實
錄同光元年十一月已稱秦王茂貞遣使賀收復自後皆稱秦
王至二年制秦王李茂貞可封秦王豈有秦王封秦王之理必
是至是時始自岐王封秦王也通鑑此二處亦皆有誤攷大唐

秦王重修法門寺塔廟記薛昌序誤王仁恭正書秦王卽茂貞
此碑予現藏有搨本稱碑立於天祐十九年二月天祐十九年
者歲在壬午梁末帝龍德二年也據此則是時已稱秦王矣再
攷舊唐書昭宗本紀景福二年十一月制以鳳翔節度使李茂
貞守中書令進封秦王是年歲在癸丑茂貞稱秦王始於此曰
進封則自此以前蓋爲岐王矣岐惟鳳翔而秦則大名故云進
也若昭宗出居華州則在乾寧三年歲在丙辰歐史乃於丙辰
之後方書封岐王豈不謬哉通鑑則書封岐王於天復元年歲
在辛酉皆大誤也歐并於梁太祖唐莊宗之世言茂貞稱岐王
豈知茂貞封秦下距莊宗入洛歲在癸未已三十餘年矣實錄
本無誤莊宗特因其舊封錫以新命非改亦非進司馬君實反

以實錄爲誤而強改之以碑爲證乃得其實茂貞唐之叛臣唐不得已加之大封而逼唐愈甚屢屢稱兵犯闕如史所書罪惡轉不甚顯白矣顧氏絳以碑中秦王係茂貞所自稱尤非又天復年號止於四年三月四月卽改天祐元年今碑述前事有天復十九年二十年至壬午歲乃改稱天祐然則通鑑云梁篡後鳳翔仍稱天祐亦不確蓋惟河東淮南稱天祐而茂貞與西川仍稱天復至壬午歲晉王李存勖未建尊號而有指日滅梁之勢茂貞不敢自異故改稱之歐李彥威傳云晉人蜀人以爲天祐之號非唐所建不復稱之但稱天復晉字乃岐字之誤萬氏斯同紀元彙攷岐於梁篡後歷稱天祐亦誤也

韓建德政碑

歐史韓建傳敘其初起至入蜀從僖宗還長安爲潼關防禦使
華州刺史以下頗美其政績薛史則建之入蜀乃田合孜昭以
厚利誘之非建自欲扈從也歐史此下書大順元年從張濬伐
晉此事薛史無之此下歐史歷箸其逆節結王行瑜李茂貞犯
京師殺宰相謀廢昭宗晉兵至乃還此二年事又書乾寧三年
請昭宗幸華遂以兵劫昭宗殺親將李筠逐散衛兵又圍十六
宅殺諸王昭宗無如何爲建立德政碑以慰安之光化元年昭
宗還長安封建潁川郡王建辭乃封許國公云云薛史載建政
績頗與歐同又云俄遷華商節度使加檢校太尉平章事而不
言立碑事餘則略與歐同歐史失書節度使及太尉固非是而
昭宗爲建立德政碑其文司空圖譔載一鳴集第六卷係乾寧

元年歐書於三年殺諸王下尤誤也文中稱華商節度使太尉
潁川郡王而題則云華帥許國公者讓王封受公爵故也敘其
封王事則言本郡王者建許州長社人潁川則本郡也敘讓封
事則言誠在求能形於崇讓自加相印太保及今封拜瀝懇數
十上則是時又加大保而歐薛皆遺之文約二千三百字諛詞
夸飾極盡褒揚若其時昭宗已至華斷無不頌其迎奉忠勤乃
隻字不及且乾寧三年建凶欲益張刻刻欲謀廢君弒君見金張建
撰濟安侯廟碑但力未至耳豈徒立碑所能慰安乎則歐書於
予亦藏有拓本三年誠誤矣封王公乃元年事歐薛書於光化元年又皆大誤
矣建之悖逆罪不勝誅司空圖卓行傳中人乃如此獻媚但乾
寧元年建惡尙未彰露則圖猶可恕倘作於三年豈得爲有人

心者平張濬敗歸狼狽逃竄僅以身免碑乃云擒戮五六千眾
收奪堡寨七所真堪一笑厥後建父子同時爲亂軍所殺薛史
頗詳讀史者至此稍快意歐乃刪去其子見殺事何哉

盧光稠等傳

第四十一卷盧光稠等傳皆薛氏舊史所闕而歐補之者

朱宣誘汴亡卒

朱宣傳敘宣救梁太祖破秦宗權後太祖欲并吞諸鎮卽馳檄
言宣誘其軍卒亡以東因攻滅之此所謂欲加之罪何患無詞
以德爲怨而反噬之者也薛史則竟實敘宣誘汴卒以爲果有
其事薛史不如歐史遠甚薛史稱梁爲我又爲王師皆本梁實

錄故多曲筆

歐史於此事先見梁本紀云朱宣朱瑾兵助汴已破宗權東歸
王移檄兗鄆誣其誘汴亡卒以東乃發兵攻之尤爲明顯

惕隱

雜王晏球傳王都反契丹遣惕隱以七千騎益都惕隱典族屬
官見遼史第一百十六卷國語解此事見附錄契丹傳而彼作
惕隱赫邈赫邈其名而晏球傳屢單稱惕隱似誤認爲人名

王殷冤死

歐史王殷傳爲天雄節度使廣順三年九月求入爲壽太祖懼
其疑也止之明年太祖有事於南郊是冬殷來朝時太祖臥疾
疑殷有異志力疾御滋德殿殷入卽命執之已而殺之曰明年
則四年也攷通鑑二百九十一卷廣順三年十二月丁未朔殷

之見殺在壬申月之二十六日也本紀同是月小盡明年正月
丙子朔改元顯德十七日壬辰崩矣距殷死二十日耳歐公本
不誤但有事上必須加一將字無此字則下文是冬爲何年之
冬乎殊混目矣通鑑力表殷之被誣冤死極是歐公於紀傳皆
未見其冤而辭史本傳更多周内文致語桺開作仲父承昫墓
志云廣順高祖時仲父爲有司主兵騎外女弟劉爲畱守王殷
妾殷視我姻家也及禮圓丘詔殷入覲殷典衛兵權勢動主深
惑去就私問仲父以決其謀曰上召吾往可也不往可也不荅
殷曰汝不言是吾往可也殷卽赴闕高祖殺之仲父嘆曰鄴自
唐莊宗後歷變叛非一生民破散今主上英武不類晉漢殷將
不行必須作亂戈甲一臨城潰族滅非惟連我之家其惟動國

興戎擾撓中夏殷去卽止殷不利耳吾豈以苟殷一身而反國害乎所以吾不荅殷以安國家也此說則恐係開欲飾仲父忠智附會爲之其實殷有何罪

兩王景崇

新五代史第五十三卷雜傳有王景崇傳死於周隱帝時新唐書第二百二十四卷藩鎮鎮冀傳有王景崇乃王鎔之父死於唐末中和二年同姓名非一人

馮道自敘

方氏苞望溪集書王莽傳後云馮道事四姓十君竊位於篡弒武人之朝其醜行穢言必多矣歐公無一及焉而轉載其直言美行當時士無賢愚皆喜爲稱譽至擬之於孔子是謂妙遠而

不測也歐公之思深望溪之悟微洵兩得之抑諸傳無論贊者
多有者少獨道傳之前先空發議論一段斷定其無廉恥歐公
固豫爲癡人不識文章者地揭明宗旨不待鉅眼乃能識破又
用王凝妻李氏相形見道巾幗之不如尤爲刻毒昔孔子黜鄉
愿爲德之賊卻不說鄉愿如何至孟子始曲意描繪先代鄉愿
口吻刺譏狂狷然後一語斷之云閭然媚於世者是鄉愿也又
申說之云非之無舉刺之無刺同乎流俗合乎汙世居之似忠
信行之似廉潔眾皆悅之自以爲是孟子宛然爲道畫出小影
矣要之五代之際國如傳舍君如奕棊如道之所爲者甚多只
因道偏好自矜術又浪得美名齒德位望兼優反令後世笑罵
不已正如無鹽嫫母若過自韜斂亦復何與人事反欲爭妍出

相搔首弄姿婢媵輩又復爲之塗澤粉黛遂令觀者作惡不可耐矣道雖智其自敘不甚愚邪

歐公謂道無恥愚謂道不知命命者不可知者也知命者以不知知之蓋善餘慶惡餘殃此儒者所據之理利必趨害必避此小人自全之術若以命言二者皆不足恃道周旋危亂卒以富貴壽考終此道之命也道竟自謂有術焉以致此此之謂不知命

或云道著長樂老自敘云余世家宗族本始平長樂二郡長樂乃標其郡望非謂長自取樂愚謂篇中誇張其顯榮貴盛雄暢快適滿紙淋漓自詡忠孝兩全結尾兩句云老而自樂何樂如之明明點出胸懷本趣彼愛道者尙欲曲爲回護豈能解其穢

乎遺詩云窮達皆由命何勞發嘆聲但知行好事莫要問前程
冬去冰須泮春來草自生請君觀此理天道甚分明其知命如
此而吾以爲不知命正在此道意明明自負能行好事故有美
報試問古來聖賢無端蒙難者甚多道之行好事遂能操券責
報於天乎又云莫爲危時便愴神前程往往有期因須知海嶽
歸明主未必乾坤陷吉人道德幾時曾去世舟車何處不通津
但教方寸無諸惡狼虎叢中也立身道能於狼虎叢中取其富
貴故誇張如此閱之令人嘔噓又令人嘔噓

薛史第一百二十六卷道傳獨爲一卷首尾幾四千字似駭鈍
板重然亦詳明可喜論言道履行有古人之風字量得大臣之
體惟歷事四朝比於女之屢嫁其立意精當措詞嚴冷固未嘗

不妙

後李琪傳言琪在唐爲霍彥威作神道碑敘彥威在梁事不目
梁爲僞爲道所駁道歷事劉守光及唐晉漢周獨未仕朱梁宜
於此明目張膽言之眞覺問心無愧理直氣壯讀之又不禁捧
腹絕倒

道有子吉

傳末綴以道有子吉一句案薛史道自敘道有六子惟一早亡
餘五子皆通顯歐公獨舉一吉似以吉爲有可述而及之乃又
不加一語毫無收殺恐屬非體吉於晉天福中已貴入宋建隆
四年而歿亦歷事四朝者可謂肖子矣其事蹟皆在五代自宜
略敘幾句至宋史第四百三十九卷文苑傳有吉傳稱其滑稽

一十身南林卷九十五
三
佻薄無操行好彈琵琶侑酒如伶官狀而五代史補又言吉於
周世宗御前彈琵琶世宗號其琵琶爲繞殿雷吉之無恥似甚
於道道方且以端方厚重率其子豈知道卽吉之本色而吉乃
道之化身家風勿替正所謂異曲同工者乎如吉者入之列傳
卻無不可乃入文苑宋史若此等處殊爲舛謬此書無怪不慊
人意

劉昫無字

歐史各傳或舉其字或無字皆無定例若劉昫宰相也旣爲之
傳自應有字故舊史第八十九卷昫字耀遠元弋直注貞觀政
要同而歐史偏去其字不可解尤異者呂夏卿唐書直筆新例
卷首第一條云漢高祖以劉季稱光武以文叔稱帝之有字尙

矣唐高祖字叔德劉敬之書不載史之闕文也今新書高祖字叔德昫舊書無之然則昫字敬之又與薛史不同

吏部三銓

雜姚顥傳唐制吏部分爲三銓尙書一人曰尙書銓侍郎二人曰中銓東銓每歲集以孟冬三旬而選盡季春之月天成中馮道爲相建言天下未一選人歲纔數百而吏部三銓分注雖曰故事其實徒繁而無益始詔三銓合爲一而尙書侍郎共行選事攷新唐書崔瑄傳以尙書左丞判兵部西銓吏部東銓六部同在一省但分曹耳吏與兵旣分東西故吏部侍郎但分東中不言西恐與兵部混也

劉岳譏馮道

雜劉岳傳馮道行反顧岳譏其遺下兔園冊兔園冊鄉校里儒
教田夫牧子所誦也道大怒辭史此事在道傳中以為語出任
贊亦不云大怒歐陽公別有所據也北夢瑣言第十九卷云北
中邨墅多以免園冊教童蒙意與歐同道之厚重皆偽為之實
非有大度能容物者岳累世為公卿譏道寒鄙切中其陋態一
時不能忍遂露本相不覺大怒歐是

書儀

雜劉岳傳鄭餘慶嘗採唐士庶吉凶書疏之式雜以常時家人
之禮為書儀兩卷唐明宗詔岳增損其書公卿家頗遵用之案
古為書儀者甚多若唐瑾鮑行卿裴矩諸家見舊唐書經籍志
今諸家與岳書皆亡司馬溫公書儀正是吉凶書疏家人之禮

疑以岳爲藍本

中華古今注

歐史馬縞傳因縞稱知禮爲禮官燕一時集議典制事盡入之
幾八百字辭史殘闕僅存約二百字今有中華古今注三卷載
吳瑄古今逸史所言多典禮題曰太學博士馬縞集而歐辭二
史皆未之及

南海羅崇齡初校

順德李肇沅覆校

順德李肇沅再覆校

十七史商榷卷九十五

十七史商榷卷九十六

東吳王鳴盛撰

新舊五代史四

五代土地梁爲最小唐最大

五代土地梁爲最小晉漢差大周又大而唐爲最大梁只有一片中原四邊皆屬他人北有燕晉西有岐與蜀東有吳與吳越及閩南有荆南與楚及南漢故爲最小唐起雁門鎮河東至莊宗旣滅燕劉守光天祐十二年取魏博據魏臨河以爲攻取計自後遂盡取梁河北地然後滅梁又并吞岐與蜀雖後蜀復起而地尙最大晉漢承之山後十六州八於遼故又小周則河東雖爲北漢割據世宗屢與漢遼戰河北山前州郡恢廓者多而

南唐江北淮南盡為所取故小於唐而大於晉漢也觀歐職方
攷自明此攷雖簡略然提綱挈領洗眉刷目此則歐公筆力非
辭史所能及

梁晉爭澤潞

梁晉之爭也河北諸鎮忽梁忽晉殊難攷矣即以澤潞

軍名昭義晉改

安義梁又改匡義晉滅梁又復名安義

言之此鎮梁晉所必爭據歐史唐紀晉王

李克用於中和三年初破黃巢為河東節度即攻昭義孟方立

取澤潞二州大順中梁將葛從周取潞言潞則澤歸梁可知光

化二年克用將李嗣昭又取澤潞天復元年梁將氏叔琮又取

澤潞天祐初克用子存勳曰今天下勢歸梁者十七八趙

今真定府

魏今大中山今定莫不聽命自河以北無為梁患者所憚惟我

與燕劉仁恭云云時晉又攻取潞遂以李嗣昭爲節度則此軍
長爲晉有矣克用卒之年梁人復攻潞而莊宗於新喪中又破
梁軍於上黨置酒三垂岡囊矢告廟則澤潞長屬晉矣故歐史
於天祐十八年臚列諸節度勸王卽帝位中有昭義也同光元
年四月書卽帝位而下文八月又書梁人克澤州守將裴約死
之徐無黨云唐末澤潞皆屬晉梁初已得澤州至此又屬晉而
梁克之中閒不見晉得澤州年月蓋舊史闕不書愚謂上卷歐
史具書梁晉澤潞得失無黨乃爲此言其憤憤幾如不辨菽麥
者乃覲顏注史乎歐史於此下書十月壬申如鄆州襲梁己卯
卽滅梁矣用八日滅梁迅速如此蓋自滑衛渡河此自北而南
直取之自鄆襲梁繞東而行曲取之也梁有澤潞約兩月耳是

年春爲晉之天祐二十年稱帝改元在是年四月滅梁在十月而梁人之暫有澤潞卽在是年之八九月間攷是年歲在癸未卽梁龍德三年薛史於三月言潞州畱後李繼韜叛降梁莊宗謂李嗣源曰昭義阻命梁將董璋攻迫澤州梁志在澤潞云云而通鑑目錄第二十七卷梁均王紀於龍德三年言晉李繼韜以潞州來附裴約據澤州不從遣董璋攻之又云帝召王彥章助董璋攻澤州璋拔澤州殺裴約通鑑第二百七十二卷唐莊

宗紀於同光元年春載李繼韜受晉命爲安義卽昭義畱後而欲

自託於梁使弟繼遠詣大梁請以澤潞爲梁臣梁受安義軍曰匡義以繼韜爲節度使安義舊將裴約戍澤州泣諭其眾曰余

事故使二紀胡三省曰故使繼韜父嗣昭也見其志滅仇讐捐館未葬郎君遽

背其親吾不能從也遂據州自守梁以董璋為澤州刺史將兵

攻之又於秋七月後載裴約遣使告急於帝帝曰吾兄生此梟

獍胡三省曰李嗣昭於帝為兄裴約能知逆順顧李紹斌曰澤州彈丸地朕

無所用胡三省曰自并潞窺懷洛則澤州為要志在自東平取大梁故云然胡注此條甚妙觀此可知晉所以爭澤潞

之故卿為我取裴約以來八月壬申紹斌將甲士五千救之未

至城已陷約死此下書十月辛未朔又書壬申帝自楊劉濟河

至鄆州己卯滅梁與歐紀略同攷目錄是年八月壬申朔十月

辛未朔俱合則八九兩月一月大一月小裴約之死必在八月

初而莊宗入汴梁主見殺在十月八日則梁人之有澤潞只兩

月可知周廣順二年澤州龍泉禪院碑言其先主僧愍公以天

祐十九年示寂顧寧人遂謂此地本屬梁碑乃追削梁號而稱

天祐案辭史梁末帝紀貞明二年云是歲河北諸州悉入於晉此年乃晉稱天祐十三年此時河北已悉入晉況十九年乎卻因明年天祐二十年卽同光元年正當滅梁之歲而梁人反有暫取澤潞一事寧人記憶不審誤以爲十九年遂率爾有此論其實碑文據實以書非追削梁號也寧人攷古本極精核此乃偶失之

職方攷中有表

歐公改志作攷而職方攷每行分六格橫列之卽表也第一行第一格書州字下五格書五代名第二行以下第一格皆州名下五格每代有者書有無者空始置者書有而小字注某帝置爲都者書都在他國者書他國名本有而後入他國者先書有

而又書他國名先有而後廢者先書有而小字注罷軍罷州存者注罷軍都罷者注罷都軍名改易者有字下注軍名梁之州多有先書有又書唐者若澤潞直書唐不曰有以其有之甚暫不足以爲有也觀此益見顧寧人之誤

通鑑同光元年四月卽帝位下云時唐國所有凡十三節度五十州通鑑此文采自薛史胡三省注云十三節度天雄成德義武橫海盧龍大同振武雁門河東護國晉絳安國昭義五十州魏博貝澶相鄆洺磁鎮冀深趙易祁定滄景德瀛莫幽涿檀薊順營平蔚朔雲應新媯儒武忻代嵐石憲麟府并汾慈陞澤潞沁遼凡五十州而昭義領澤潞二州已附於梁止有十二節度四十八州耳胡雖云云其實此時潞州雖附梁澤州仍爲唐守

職方與馬令合與臧光異

陸游南唐書後附臧光音釋列州軍之名自注凡三十八數之止三十七此或傳寫之誤就其三十七州軍中有一處但作空格旁注一攝字不可解餘三十六州軍則似的然者馬令南唐書第三十卷建國譜列州凡三十五數其下文所列之州其目相符今以二者校之除兩處皆有之三十三州不論外臧有而馬無者一雄州二通州三雄遠軍四南州攷馬令譜彰州注云保大三年取改爲南州俄復舊臧於南下夾注多作空格中有漳名云云蓋馬譜漳字傳寫訛爲彰耳歐陽氏五代史職方攷亦作漳也此卽今福建漳州府旣是暫改俄復何得言南不言漳臧光謬甚然則此州兩處實皆有以上凡三十四州此外所

謂雄州者據威謂割揚之六合天長置此必暫置俄併者故馬
譜不取威列入亦非通州亦不宜列入威誤甚說詳後其雄遠
軍據威于昇州注謂以當塗置此軍乃昇州所屬何必另列威
亦誤若然馬所有之三十五州威尙少一則歙州也此州職方
亦有不應威獨無空格注攝字者必卽歙州也因音近而誤再
以職方校馬譜三十五州竝同南唐州數以歐馬爲是威光不
可用

南唐本無通州

歐史職方攷於吳南唐所有各州濠州之後列通州其下於梁
唐晉漢四格皆空于周則書一有字又注云世宗置其橫格之
後繼以直行則云通州本海陵之東境南唐置靜海制置院周

世宗克淮南升爲靜海軍後置通州分其地置靜海海門二縣
爲屬而治靜海攷輿表第三卷揚州府通州下云南唐于海陵
縣鹽亭場置靜海都鎮周升爲靜海軍尋改爲通州置靜海縣
爲州治略與歐考同蓋自顯德五年以後茲地已爲周有方置
州其前本無州歐史不誤也陸游南唐書後附歐光音釋列南
唐州軍之名中有通注云靜海軍則直以周宋之州入之南唐
州數中此則歐光之誤矣

八十陌錢

辭史食貨志唐同光二年度支請闕示府州縣鎮軍民商旅凡
有買賣並須使八十陌錢案短陌之制顧寧人日知錄

此書今載四庫

全書簡 第十一卷攷得自晉已有之并歷引抱朴子梁書隋書

明目錄

舊唐書沈括筆談宋史金史以證梁武帝唐憲宗穆宗昭宗哀
帝五代後漢隱帝宋太宗金世宗各朝短陌事甚詳明獨無後
唐莊宗同光中事容齋三筆第四卷云用錢爲幣本皆足陌梁
武帝時以鐵錢之故商賈浸以姦詐自破嶺以東八十爲百名
曰東錢江郢以上七十爲百名曰西錢京師以九十爲百名曰
長錢大同元年詔通用足陌詔下而人不從錢陌益少至於末
年遂以三十五爲百唐之盛際純用足錢天祐中以兵亂窘乏
始令以八十五爲百後唐天成又減其五漢乾祐中王章爲三
司使復減三皇朝因漢制其輸官者亦用八十或八十五然諸
州私用猶有隨俗至於四十八錢太平興國二年始詔民間緡
錢定以七十七爲百自是以來天下承用公私出納皆然故名

省錢此段亦首尾完備獨無同光事然則不但寧人未見薛史容齋亦未見也且寧人說正與容齋同而不著容齋名豈此爲暗合邪容齋以自破爲句寧人乃讀作自破嶺以東以寧人之精核決不舛譌至此豈傳寫偶誤邪

附論趙宋官制

薛史職官志不載往代之制直從五代敘起并五代亦簡略甚絕不臚列其制因五代皆沿唐制故惟有釐革升降者始志之其與唐同者並略去敘首已自言之予前論歷代官制亦詳矣書止於五代而趙宋官制雖承五季其閒委曲則更有難明者如宰相大抵類唐而宋則又以樞密參知爲執政也翰林學士中書舍人分掌內外制在唐已然宋則遂曰爲兩制而又以大

學士至待制爲侍從也其次臺諫其次庶寮姑勿論若外官則
宋與唐大有別藩鎮之權旣奪防禦團練採訪觀察等使亦改
大約統率所部者有帥漕倉憲諸官帥則諸路安撫使漕則諸
路轉運使憲則諸路提刑案察使倉則提舉常平倉謂之倉司
唐節度多兼觀察及度支營田招討經略等使宋則監司各有
建臺之所每司專有長官專有掾佐而號令之行於統屬者較
唐爲煩其餘州縣官亦姑勿論若其結銜又有異於唐者總之
趙宋人官制不但所授之階勳爵邑皆爲虛名

柳開作仲父贈大理評事柳公

墓志云有階勳爵邑略不之書因其爲紙上空文猥賤者往往得之不足書故也

卽其所居之官亦

但居此官而不任以此官之事特使之食其祿而已故謂之寄
祿官其所辦之事別有一官謂之差遣蓋在唐季及五代則分

為官與正官者是也

十七史商權卷九十六

南海羅崇齡初校

順德李肇沅覆校

順德李肇沅再覆校

十七史商榷卷九十七

東吳王鳴盛撰

新舊五代史五

南唐諸臣見騎省集

辭史僭偽傳但略載僞主事其臣多無傳不如歐史稍詳備如南唐主李景世家敘陳覺等矯命發兵攻閩潰歸覺與馮延己馮延魯魏岑查文徽號五鬼時景怒而延己方爲宰相宋齊邱自九華召爲太傅爲稍解之乃流覺蘄州延魯舒州韓熙載上書切諫請誅覺等齊邱惡之貶熙載和州司馬御史中丞江文蔚劾奏延己岑亂政與覺等同罪而不見貶黜景怒貶文蔚江州司士參軍攷鈔本徐鉉騎省文集

宋天禧中胡克順編第十六卷熙載

墓志銘載此事但云爲權要所嫉罷職丞相宋公朝之元老勢
逼地高公廷奏黨與貶和州司事參軍不明言其事亦不備列
其人鉉與諸人同朝故稍諱之唐六典諸州司馬與司士參軍
各自一官則當以墓志爲是其第十五卷文蔚墓志銘但言拜
御史中丞矯枉時事無所顧憚坐廷劾宰相貶江州司士參軍
并宋公亦沒而不言歐史又載契丹遣使來聘以兵部尙書賈
潭報聘周世宗來伐秦州刺史方訥棄城走此二人者俱見騎
省集十五卷潭墓志載出使事訥墓志云拜秦州刺史強敵深
侵東京失守州兵盡出人心大搖士庶老幼盡室南渡公自歸
闕下坐是除名亦回護語

伐閩之役

祕笈續函鄭文寶南唐近事云宋齊邱坐黨陳覺餓死於青陽
說海陳彭年江南別錄云馮延魯欲以功名圖重位乃興建州
之役陳覺爲招討使旣下建州矯制進圍福州玄宗令王崇文
爲統帥馮延魯亦往諸將爭功自相違貳錢唐以兵來救我師
不戰而潰歐史無齊邱餓死事又興伐閩之役者乃查文徽非
延魯招討使乃王崇文而延魯魏岑陳覺則監軍使也與文寶
彭年二書小異恐當從歐

蜀檣杙

宋尚書屯田員外郎黃松子張唐英汝功蜀檣杙二卷自序云
凡五代史所載者皆略而不書陸昭迴跋云得見此書係英宗
治平四年歐史熙寧五年始出亦但藏中祕未行人閒則此序

所稱乃辭史也然歐史蜀世家與辭多同而較詳詳觀檣杙所書凡辭史所載者亦多有之與自序不相應

蜀檣杙但言孟知祥爲衙吏

辭史云孟知祥伯父方立爲邢洺節度使從父遷爲澤潞節度使歐史則但追敘其叔父遷據邢洺磁爲晉所虜以守澤潞梁攻晉遷降梁攷新唐書方立傳附從弟遷事與辭歐略同彼但言爲晉虜而不及其降梁者事入五代故不及非有異也張唐英蜀檣杙下卷敘知祥初起甚詳并及其符瑞異徵然但言爲郡衙吏而已絕不云其先有顯貴者豈此卽所謂五代史所載皆略而不書者邪

南漢事歐詳辭略

僭偽諸國皆歐詳辭略蓋辭據實錄實錄所無不復搜采增補
歐則秀采小說以益之南漢世家載劉鋹信任閹人龔澄樞澄
樞託左道蠱張亂政致亡其事甚備而辭史皆不及廣東廣州
光孝寺見存二鐵塔各有題記予得其拓本其一云玉清宮使
德陵使龍德宮使開府儀同三司行內侍監上柱國龔澄樞同
女弟子鄧氏三十二娘以大寶六年歲次癸亥五月壬子朔十
七日戊辰鑄造永充供養其一云大漢皇帝以大寶十年丁卯
歲用烏金鑄造千佛寶塔壹所七層并相輪蓮花座高二丈二
尺以乾德節設齋慶讚後列僧名其銜皆金紫大夫檢校工部
尚書歐公但書宦者龔澄樞而已其官銜亦不能詳吳任臣十
國春秋始具書之蓋取之塔記德陵者南漢開國之主劉隱陵

名乾德是蜀王衍及宋太祖紀年而此以名節揣之必張生日其臣爲立美名可以補歐薛二史之闕

馬殷事互異

馬殷歐薛史皆云鄆陵人通鑑云扶溝人而宋儒林郎試祕書

省校書郎前桂州修仁令周羽冲誤三楚新錄

分三卷一卷馬殷二卷周行逢

二卷高季興也明上海陸楫刻入說海偏記門

則云上蔡人此輩起於亂兵本無一定

鄉貫如王建少爲賊號賊王八而歐云許州舞陽人薛云陳州

項城人蜀檣杙云潁川鄆城人亦其類也但新錄敘事與正史

互異者過半斷不可信初從叛將孫儒後從劉建峯爲先鋒歐

薛同而新錄云隨渠帥何氏有姓無名其妄可知歐史言梁太

祖拜殷中書令封楚王而薛史則云貞明中方至此官爵未知

孰是歐史殷以廖光圖爲學士新錄則言嶺外廖光圖自韶陽來奔殷以爲永州刺史光圖陳南越可取狀因使李勳擊拔桂管十八城劉夔懼而乞盟此等歐辭皆無之無以辨其眞僞又殷之謀臣高郁歐云高季昌用反間殷次子希聲殺之而新錄及五代史補以爲殷子希範使唐得莊宗之間歸而殺郁皆未知孰是若歐史言殷子十餘人殷薨希聲立希聲薨希範立希範薨希廣立希萼縊殺希廣而自立希崇又廢希萼而自立彭師暉別奉希萼爲衡山王乃爲李景所滅此分明可據而新錄則云殷薨希範立希萼爲廖仁勇所奉非師暉恐皆虛妄周行逢事歐辭多合而新錄與二史皆多不合恐不可信未暇詳及

錢鏐先世

歐史吳越世家篇首但云錢鏐字具美杭州臨安人絕不及其
 先世蓋其出本微而吳越備史第一卷以鏐為唐武德中陪葬
 功臣潭州大都督巢國公九隴八代孫又歷敘其曾祖沛唐宣
 州旌德縣令父寬威勝軍節度推官職方郎中守太府少卿備
 史乃武勝軍節度使書記范垶巡官林禹同誤宋史藝文志云
范垶殆不可信薛史第一百三十三卷世襲列傳篇首亦不言
 鏐祖父而敘至鏐貴後父寬自言家世田漁為事未嘗貴達見
 鏐車徒確盛走竄避之則知備史之誣

董昌死狀三處不同

歐史錢鏐世家鏐將顧全武執昌歸杭州行至西小江昌顧其

左右曰吾與錢公俱起鄉里吾常爲大將今何面復見之乎左
右相對泣下因瞑目大呼投水死新唐書逆臣傳則云全武執
昌還及西江斬之投尸於江傳首京師薛史世襲錢鏐傳則云
乾寧四年鏐率浙西將士破越州擒昌以獻昌死狀三處各自
不同

天福當爲天復

歐史錢鏐世家昭宗天福二年封鏐越王案天福石晉年號此
當爲天復十國年譜於丁卯年梁開平元年第四格書蜀王建
所稱之號亦誤以天復爲天福此皆因音近而誤

客勸鏐拒梁

梁太祖卽位封鏐吳越王兼淮南節度使客有勸鏐拒梁命者

一十史商林卷九十一
五
繆不從遂受之案溫篡唐羅隱勸繆舉兵討梁曰縱無成功猶可退保杭越自爲東帝奈何交臂事賊繆以隱不遇於唐有怨心其言雖不能用心甚義之所謂客者乃隱也歐公何爲沒其名偶看明詩有刺隱者云憔悴感恩依尙父可憐尙父事朱溫九謬

錢繆加官

歐史唐昭宗加繆檢校太尉中書令梁太祖開平二年加繆守中書令由檢校而進守也歐所書開平二年以前繆所加官如此薛史則云繆於唐昭宗朝位至太師會邑二萬戶位太師則非太尉而會邑歐略去繆撰開平二年墻隍廟碑結銜云啟聖匡運同德功臣淮南鎮海鎮東等軍節度使檢校太師守侍中

兼中書令吳越王鏐正任太師與薛合功臣名侍中則二史鏐傳皆無而薛史卻於末帝紀貞明三年別見鏐功臣名正與碑同

三節

歐錢鏐世家開平四年鏐游衣錦軍作還鄉歌曰三節還鄉兮掛錦衣三節者鏐在唐已領鎮海鎮東兩軍節度入梁又兼淮南也吳越備史作玉節此不讀書人妄以意改

錢俶入朝

太平興國三年錢俶來朝舉族歸於京師俶納土實以二年三年傳寫誤宋敏求春明退朝錄載百川學海卷下云江南平尚父錢

忠懿王請入覲太祖詔趣其還後二年舉版籍納王府亦謂二

年也至若錢世昭錢氏私誌載說海云先文僖爲西京畱守歐文

忠在幕下親一妓公屢微諷之翻以爲怨後修五代史十國世家痛毀吳越如世昭之妄誕豈可信哉

楊怵王恁

洪邁容齋三筆云劉道原十國紀年載楊行密父名怵王審知德政碑載其父名恁見蛾術編說碑二字雖出說文卷十下部流俗不知只作俚鄙用此輩起羣盜微賤故名如此歐辭五代史行密傳不載其父名審知傳載之不畫一

王審知事蹟

歐公閩王審知世家其先世爲農辭史同而新唐書審知兄潮傳則云五代祖華爲光州固始令因家焉唐天祐中所立審知

德政碑銀青光祿大夫行尚書禮部侍郎于兢撰亦云以太祖
就祿光州因家於是審知起羣盜安得出任籍碑飾詞新唐妄
采泉州刺史廖彥若貪暴州人禮請潮因攻殺彥若觀察使陳
巖表潮泉州刺史巖卒其壻范暉稱畱後潮又遣審知攻破福
州殺暉歐史薛史與新唐略同其紀載雖尙得實而所云彥若
貪暴州人來迎亦後來文士歸閩者代爲緣飾宋歐薛誤據之
果爾則潮殺彥若爲民除害碑當誇美乃諱而不言直言潮譽
藹鄉曲巖遣人禮請署爲州牧豈可信乎潮兄弟作賊專以剽
奪爲事旣得泉又攻福且巖有德於潮巖死壻代不俟朝命唐
季藩方大小皆然無足多怪潮等又攻殺據有之乃碑於此又
言巖病不能視事軍士等懼無統御皆願有所依從潮遂以泉

郡委仲弟審邽而與審知偕赴詔授潮節度使則於攻殺暉亦諱之而直以爲軍士樂推其誕明矣潮死審知代立據碑在唐已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歐史則云梁太祖加拜審知中書令乃五代會要於使相一門直至梁末帝及唐莊宗方有審知而於梁太祖時則不書此會要之漏也碑又云佛齊國雖同臨照靡襲冠裳公示以中孚致其內附卽史所謂招來海中蠻夷商賈是也孫光憲北夢瑣言云王審知患海畔石碇爲舟楫之梗夜夢吳安王伍子胥許以開導乃命判官劉山甫躬往祈祭三奠纔畢風雷勃興山甫憑高見海中有黃物可長千百丈奮躍攻擊凡三日晴霽見石港通暢便於泛涉於時錄奏賜名甘棠港此事碑亦載之與歐史所述益合而孫氏尤詳又此碑立於

天祐三年閏十二月而舊唐哀帝紀天祐三年閏十二月己酉朔福建百姓僧道詣闕請爲節度使王審知立德政碑從之與舊唐正合碑又言節度都押衙程贇列狀上請刊勒攷歐史後有朱文進作亂據福州以程贇守漳州爲州人所殺卽此人也

王曦僞號

歐史延羲審知少子更名曦改元永隆六年見殺謚曰景宗辭史略同曦嘗造塔九君於城南旣成名曰崇妙保聖堅牢塔命其臣中故口口守中書令上柱應賜紫金魚袋林同穎撰記右街神光寺文章應制宏慈大師賜紫僧无逸書神光寺長講兩經三論大德賜紫僧文於篆額記中稱興工於永隆三年歲次辛丑十一月曦之僭帝位卽是年六月也中散大夫正五品上

階乃守中書令官與階不相應如此其末一行云睿明文廣武
聖光德隆道大孝皇帝王曦既稱帝乃直書姓名亦可笑此殆
初卽僞位卽上此尊號而歐薛史皆不載
塔記與審知德政兩碑從來談金石者皆
未見予入閩訪於孟吏部
超然得之著錄自子始

高氏事刪削不全

三楚新錄所紀載惟高氏一家與歐史無甚抵牾但說海刻非
足本而刪削又未當如季興卒子從誨立從誨卒子保融立保
融卒弟保勛立保勛卒保融之子繼沖立歸宋國除新錄乃於
從誨之後卽次以繼沖事殘闕顯然

康延澤諭降高繼沖

歐南平世家保融卒弟保勛立保勛卒保融之子繼沖立湖南

周行逢卒子保權立其將張文表作亂建隆四年太祖命慕容延釗等討之延釗假道荆南約以兵過城外繼沖大將李景威請嚴兵以待之判官孫光憲勸繼沖去斥埃封府庫以待繼沖以爲然景威扼吭而死延釗軍至繼沖出逆於郊而前鋒遽入其城繼沖亟歸見旌旗甲馬布列衢巷大懼卽詣延釗納牌印太祖優詔復命繼沖爲節度使乾德元年有事於南郊繼沖上書願陪祠九月具文告三廟率其將吏宗族五百餘人朝於京師攷王禹偁小畜集第二十八卷康延澤神道碑云我太祖開國以荆湘未下詔宣徽南院使李處筠襄帥慕容延釗南討公實從焉時江陵高保融死其子繼沖權領軍府因命公齎璽書乘驛騎以弔撫且觀便宜二帥留襄陽以待公宣諭而回盡得

機事前導師旅長驅而南平定荆湘易於拾芥尋轉染院使監
護荆南軍賞功也乾德中受代歸朝案此事見宋史二百五十
一延釗傳二百五十五延澤傳二百五十七處耘傳延澤傳與
碑正司略去保勛以繼冲卽嗣保融者此省文延澤傳亦然蓋
延澤傳卽采碑文而世家不敘此事亦略之耳耘作筠則傳寫
誤乃宋史於處耘傳又以使高氏者爲盧懷忠假道者爲丁德
裕此史自相矛盾者最多此亦其一端延澤監荆南軍至乾德
中方代歸則以建隆四年繼冲雖納牌印宋太祖仍命爲節度
故也此正與世家合

北漢劉氏歐詳辭略

辭史能敘降王終事歐無然北漢劉氏事則歐史爲詳而辭史

反略不但因薛史成時劉氏未亡之故也卽其敘劉崇不過六七百字歐史則一千五百餘字詳略已懸殊至崇子承鈞及承鈞之養子繼恩繼元相繼襲位而薛史承鈞只一句繼恩繼元并其名不見歐史則敘至一千八百字詳略相去甚遠且薛史成於開寶七年繼元在位已七年而竟不書薛居正但就史官已錄者鈔撮成書其餘槩不添補嘆史裁愜人意者千古罕見

劉崇漢祖母弟

劉崇歐云漢高祖母弟

通鑑二百九十卷胡三省注同

薛云從弟恐當從歐

劉氏建號

歐史世家云劉旻

崇改名

僭號仍稱乾祐

漢隱帝號

不改元承鈞立始

改乾祐十年曰天會元年又云繼元立改元曰廣運歐公作文

主於簡嚴故語意似涉牽混使讀者乍觀之似承鈞繼元初立

即改元者其年譜則旻之仍稱乾祐自四年始是年歲次辛亥

即周太祖廣順元年 至乾祐七年旻死承鈞立是年歲次甲寅 即周世宗顯德元年

承鈞仍稱乾祐至丁巳歲承鈞始改乾祐十年為天會元年 即顯德元年

德四年年譜終於天會三年是年歲次己未 即顯德六年周恭帝即位之年明年禪宋

至天會十二年戊辰歲 即宋太祖承鈞死繼元立亦不改元仍

稱天會至甲戌歲 即開寶繼元始改天會十八年為廣運元年

廣運六年是年歲次己卯 即宋太宗太平興國四年繼元亡而年譜皆不書

者因天會四年已入宋故也 以上所推據通鑑攷異所采劉恕道原說世家中不書

承鈞繼元立不改元仍稱乾祐天會但渾而言之達心則其言

略而年譜固無誤也乃辭史周世宗紀及僭偽列傳皆言旻死於顯德二年乙卯十一月辭史誤矣通鑑第二百九十二卷周世宗顯德元年十一月北漢主疾病命其子承鈞監國尋殂又二百九十三卷顯德四年正月己丑朔北漢大赦改元天會皆與歐合攷異載劉道原說駁辭史爲非又言劉氏有國全無紀錄惟其舊臣中書舍人直翰林院王保衡歸朝後所纂晉陽僞署見聞要錄云甲寅春南伐敗歸夏周師攻圍旻積憂勞成心病是冬卒鈞卽位丁巳年正月旦改乾祐十年爲天會元年右諫議大夫楊夢申奉敕撰大漢都統進封定王劉繼顒神道碑云天會十二年今皇帝踐祚之初年也十七年繼顒卒末題廣運元年歲次甲戌五月丙午朔道原以此爲據推其厯年自屬

的確之至道原史學之精於此可見而薛史之誤明矣遼史穆

宗紀應麻五年十一月漢主崇殂應麻五年即顯德二年遼史

亦誤予又得天龍寺千佛樓碑拓本繼元之臣行尚書左僕射

兼中書侍郎平章事李憚誤末題廣運二年歲次乙亥八月庚

子朔二十一日則立碑時也顧寧人作開運二年開運石本甚

明碑乃當時所立本國之臣所誤鑿鑿可信豈敵國傳聞之比

萬季野先生斯同補歷代史表與道原及碑皆符先生史學精絕

元陳子經經通鑑續編第三卷明薛方山應甲子會紀第三卷

皆以繼元初立即改元誤不待言而季野紀元彙攷乃與陳薛

同一人之作如出二手是可疑也朱竹垞彝據碑譏歐公書繼

元之改元未得其詳若歐果誤認則世譜書承鈞之改元未嘗

誤何以世家文法與繼元同歐不誤竹垞誤耳

侯霸榮殺繼恩

歐世家云承鈞卒養子繼恩立臥閣中供奉官侯霸榮率十餘人挺刃入閣殺之郭無爲遣人入殺霸榮初承鈞語無爲繼恩非濟世才無爲不對繼恩怨無爲不助己及立欲逐之未果霸榮之亂人謂無爲之謀霸榮死口滅無知者無爲迎繼元而立之千佛碑云及皇帝踐祚加太師行太原尹尋領侍衛親軍事未幾值倉卒之變震駭非常上獨執雄斷入平內難時戊辰歲秋九月朔此皇帝指繼恩繼恩之弑繼元爲主無爲謀之霸榮特揮刀者釋碑詞情事如見欲蓋彌彰

其後無爲又爲繼元所殺

嬖者范超

歐世家又云繼元為人忍殺旻子十餘人無遺類又遣嬖者范超殺承鈞妻郭氏其主弑繼恩無疑而超但云嬖者不書其官千佛碑則云壬申十二月治鑄千佛詔宣徽北院使永清軍節度使檢校太保范超監修宋史四百八十二卷北漢世家云宋太宗征北漢繼元宣徽使范超來降攻城者以超為出戰禽而戮之繼元斬超妻子投其首城外是也

予得山西諸碑皆分巡河南開歸陳許兵備道

常熟蔣果所贈

後事具皇家日曆

薛史第一百三十四卷僭偽列傳於南唐李景以宋建隆二年疾卒其子煜襲偽位又第一百三十五卷僭偽列傳於宋開寶四年滅南漢俘劉鋹至京又於東漢劉崇以周顯德二年病死

其子承鈞襲僞位之下皆云後事具皇家日厯劉崇傳贊云今元惡雖斃遺孽尙存勢蹙民殘不亡何待則以此書作於開寶六年時煜尙在位銀尙存承鈞之養子繼元亦尙在位故也第一百三十三卷世襲列傳吳越錢氏亦如此若宋乾德三年滅後蜀俘孟昶至京而昶卽於是秋卒則於其傳中詳書其卒及年若干以爲結束然後再加其後具皇家日厯云云蓋每敘一降王雖事入後代不可不見其卒也歐陽子作史時距諸國降滅已百餘年而於李煜劉鋹錢俶輩皆但云事具國史不見下落性樂簡淨總不屑詳敘首尾後之讀者稍覺未慊然辭雖有敘降王卒年其各國事蹟卻疏漏之至反不如歐史之詳若宋史自第四百七十八卷以下亦有南唐等世家但從李煜輩敘

起而略追敘其先則又深得之

吳越改元

歐史十國世家年譜敘首云聞故老謂吳越亦嘗稱帝改元而求其事迹不可得獨得其封落星石爲寶石山制書稱寶正六年辛卯則知其嘗改元矣范垶等備史固無年號而明錢肅澗刻備史跋其後卽力辨歐史之非薛史亦云鏐命所居曰宮殿府署曰朝廷其參佐稱臣但不改年號而已攷洪邁容齋四筆第五卷駁歐史之疏漏援王順伯所收碑有臨安府石屋崇化寺尊勝幢係天寶四年辛未明慶寺白繖蓋陀羅尼幢係天寶五年壬申順伯攷其年知非唐天寶辛未乃梁開平五年其五月改乾化壬申乃二年梁以丁卯篡唐武肅是歲猶用唐天祐

次年自建元也錢唐湖廣潤龍王廟碑錢鏐正明二年丙子建
新功臣壇院碑封睦州牆下神廟敕皆正明中登聖寺磨崖梁
龍德元年辛巳錢鏐建又有龍德三年上宮詩是歲梁亡九里
松觀音尊勝幢寶大二年乙酉建衢州司馬墓誌云寶大二年
八月歿順伯案乙酉乃唐莊宗同光三年其元年當在甲申蓋
自壬申以後用梁紀元至後唐革命復自立正朔也又水月寺
幢云寶正元年丙戌十月錢鏐建是年爲明宗天成招賢寺幢
云丁亥寶正二年又小昭慶金牛碼頭等九幢皆二年至五年
所刻貢院前橋柱刻寶正六年辛卯造然則寶大止二年而改
寶正寶正盡六年次年壬辰有天竺日觀菴經幢復稱長興三
年八月用唐正朔其年三月武肅薨方寢疾語其子元瓘曰子

孫善事中國勿以易姓廢事大之禮於是以遺命去國儀用藩
鎮法此上皆王說洪申之云有天寶寶大寶正三名歐陽公但
知其一耳自是歷晉漢周及本朝不復建元今猶有清泰天福

開運會同

係契丹年

乾祐廣順顯德石刻存者三十四種

順伯名厚之臨川人

當紹興乾道間與洪同時又有王象之者寧宗以後人著輿地碑錄予有鈔本所載與洪所引順伯語同

予謂洪王

是矣但鎮東軍墻隍廟碑係開平二年歲在戊辰下有一月字
而上下皆空蓋是年未改元之前所立然則溫篡唐鏐受其封
號卽稱臣奉其紀年觀望久之知其未能一統乃改元自娛順
伯謂溫篡後鏐猶用天祐誤也而其餘攷據則博而且精秀水
鍾淵映又搜得舊武原志載土中所得朱府君墓志題云寶大
元年歲次甲申此順伯所未見者要之天寶改於戊辰梁開平

一二年寶大改於甲申唐同光二年寶正改於丙戌唐天成元年
歷歷可攷歐公說極確所恨寡聞范坳錢肅潤與薛史謂錢鏐
未嘗改元則大誤矣外懼誅討尊奉中朝實則自帝一方以愚
其民乃掩耳盜鈴之計

歐公惟舉寶正通鑑及目錄亦然而攷異則歷引閣自若唐末
汎聞錄紀年通譜余公綽閩王事迹林仁志閩王啟運圖以證
之至玉海則於天寶寶大寶正外又載廣初一號此號則不知
吳越何王何年之所改

洪言晉漢周及宋吳越不復改元今蘇州虎邱千人石畔有大
佛頂陀羅尼石幢一座四面刻之高約二丈餘末題下元甲子
顯德五載龍集戊午日躔南斗高陽許氏建此吳越忠懿王錢

十七史商榷卷九十一
俶時所立可見其時不改元子少與妹壻錢大昕同遊訪得此

幢及老先後歸田子徙家洞涇距虎邱三里時往摩挲妹壻來
又同觀焉八九百年中箸錄自吾兩人始每嘆金石之有關史
學惜同嗜者寡也

白貂

附錄契丹耶律德光脫白貂裘以衣晉高祖白貂俗呼銀鼠

趙德鈞延壽父子

辭史第九十八卷以趙德鈞延壽父子入晉書爲列傳而歐史
但入之契丹附錄不爲傳者以其死於契丹也

十七史商榷卷九十七

南海羅崇齡初校

順德李肇沅覆校

順德李肇沅再覆校

十七史商權卷九十八

東吳王鳴盛誤

新舊五代史六

歐史脫文誤字

常熟毛氏汲古閣刻歐史目錄第四十八卷楊思權下漏去尹
暉梁紀一光啟二年十二月封吳興郡王封上脫徒字大順元
年四月張濬私與汴交張上脫宰相二字乾寧元年二月王及
朱宣戰於漁山漁當作魚天復元年正月天子復立立當作位
天祐二年二月殺王德裕等德王裕誤倒梁紀二開平二年三
月癸巳卜郊上文正月己亥巳卜郊此處卜上脫改字三年九
月徐注亂軍當作軍亂乾化元年正月赦流罪以下因求危言

正諫因當作囚九月御文明殿入閣閣當作閣論贊獨不爲梁
爲當作僞梁紀三貞明四年劉鄩爲兗州安撫制置一本下有
使字龍德元年三月惠王能反能上脫友字三年王彥章爲北
面行營招討使之下脫取德勝南城秋八月段凝爲北面行營
招討使十八字本是彥章有功反用凝代之脫此似彥章未嘗
受代者校勘不精誤人如此唐紀四乾寧二年克用軍畱餘月
當作月餘光化三年李嗣昭敗汴軍於汴河當作沙河天祐六
年以李嗣昭爲潞州畱後後下後衍唐紀六同光元年拜天平
軍節度使蕃漢馬步軍副都總管一本無副字天成二年六月
幸白司馬坡坡當作坂唐酷吏侯思止傳思止鞫誣告人反者
輒云急承白司馬此因洛有白司馬坂故用歇後語誘令承反

也其時武后方居洛而明宗入汴後旋即遷洛則此作坂無疑
後唐臣劉延朗傳遣宋審虔將千騎至白司馬坡踏戰地誤同
長興元年連寫非是當提行唐紀七廢帝紀率戍兵自由陽孟
縣馳出常山孟當作孟清泰元年慈州刺史宋令詢死之慈當
作磁三年六月以張令昭爲右千牛衛將軍權知天雄軍事一
本事上有府字晉紀八天福元年先帝受吾太原受當作授晉
紀九天福七年六月如京師使李仁廓使於契丹南雖本無師
字周紀十二顯德三年八月課民種禾禾當作木梁家人傳太
祖元貞皇后張氏連寫非是應提行天福元年當作天祐末帝
德妃張氏傳貞明明年年上脫五字次妃郭氏傳莊宗入宮莊上
脫唐字宮上脫汴字唐太祖家人莊宗后劉氏傳略可記憶當

作憶太后稱詔今詔當作誥同光三年十二月獵當作臘克讓
傳以千餘人進至滑橋滑當作渭克寧傳存顯等各遣其妻入
說孟氏數以迫克寧孟氏下應重孟氏二字此脫太祖子八人
篇中凡存義字皆當作存又又莊宗大怒以兵圍其第而族之
此莊宗弟而云族之必有誤又自河中奔太原北至北當作比
莊宗子繼岌傳今大將軍發當作大軍將發唐明宗家人傳卷
首又自有細目他卷皆無蓋古人目在每卷首後人遷於第一
卷之前去每卷目此其去之未淨者秦王從榮傳從榮尙忌宋
王從厚尙當作常此事須得侍衛兵馬爲助南離本無馬字晉
家人傳出帝與太后至建州得地五千餘頃千當作十漢家人
傳高祖皇后李氏傳周高祖起兵嚮京師當作周太祖高祖二

第三子傳并論贊凡鞏庭美皆當作廷美吾嘗爲天無眼爲當
作謂注便於實事實當作述梁臣張歸霸傳子漢卿漢融梁亡
皆誅族族誅誤倒楊師厚傳攻棗彊三月不能下月下注一作
日南離作日攷薛史作逾旬然則月日皆非是此歐之改薛而
誤者王景仁傳以景仁爲淮南招討使攻廬壽使下南離復有
使字唐臣郭崇韜傳唐軍東保楊劉彥章圖之圖當作圍又事
不與卿一鎮不當作了又橋壞莊宗正輿正當作止安重誨傳
鋒卽引諜者見重誨鋒當作鱗繕治甲器甲當作兵王建及傳
晉遂軍得勝得當作德斧其竹窄窄當作窄西方鄴傳父再遇
爲汴州軍校一本無汴字是鄴定州滿城人而此下文云鄴以
勇力聞年二十南渡河遊梁不用復歸云云則非汴州可知又

譚善達數以諫鄴怒鄴下當復有鄴字李嚴傳伐蜀嚴爲三川
招討使討一作撫是時招討乃郭崇韜非嚴也何瓚傳知祥以
軍禮事瓚常繩以法瓚下當復有瓚字晉臣桑維翰傳又來見
帝來當作求漢臣蘇逢吉傳誘人告李崧誣伏與家僮二十人
謀因高祖山陵爲亂獄中上書逢吉改二十人爲五十人獄中
上書南離作獄上中書是死節傳論贊三人者或出於僞國之
臣南離本者下多或出於軍卒句此脫死節共只三人軍卒謂
王彥章裴約僞臣謂劉仁贍也脫去則不可讀一行鄭遨傳遭
亂世汙於榮利汙上脫不字義兒李嗣昭傳磁俱誤作慈雜傳
王鎔傳館於梅子園義門何氏從沈存中筆談改海子梁太祖
爲書詔鎔詔下注古本作招案南離本正作招趙獨安樂王氏

之無事姚世鈺讀安字句絕羅紹威傳趙文建爲雷后當作雷
後前帥皆牙軍所立怒輒遂殺之遂下注古本作逐案南離正
作逐此言或逐之或殺之作遂無理王處直傳戰於河沙當作
沙河劉守光傳遣其妻祝氏乞食於田家南離無其妻二字是
韓建傳欲邀莊宗遊幸莊當作昭高萬興傳葬於州南葬下脫
敬璋二字溫韜傳韜復叛茂貞降梁梁改耀州爲崇州鼎州爲
裕州義勝爲靜勝軍南離本無下梁字非是義勝下當有軍字
盧光稠傳劉龔已取韶州龔當作龔朱瑾傳拜瑾秦寧軍節度
使當作秦寧瑾嬰城自守而與葛從周等戰城下瑾兵屢敗與
下十二字南離本脫孟方立傳澤潞邢洺磁五州誤作三逐其
帥誤作師以窺山東誤作失王珂傳唐兵已過冤胸誤作宛孫

德昭傳判神策軍號扈駕都徐氏葆光云本紀天復元年正月
扈駕都頭孫德昭誅季述天子復立都下當有頭字劉知俊傳
敗邠岐兵於幕谷本紀作漠谷張全義傳改用年來二月來年
誤倒房知溫傳稍遷親隨指揮使隨下南雖有軍字王晏球傳
龍騎五百騎當作驤李霸一部部當作都莊宗兵變莊當作明
安仲霸傳王衍立少年年少誤倒張希崇傳乃先爲突南雖作
穿是皇甫遇傳戰尙或生走則死也我等死戰猶足以報國我
等死戰四字南雖作等死死戰是以重威爲都招討使重上脫
杜字王宏贄傳與尹暉傳誤連應提行高行周傳匡威爲其弟
光儔所篡光儔當作匡儔歷朔沂嵐三州刺史沂當作忻孫方
諫傳鄭州清苑人鄭當作鄭南雖本誤同王峻傳事三司使張

延朗不甚愛之延朗下當重延朗二字王殷傳大明人當作大名范延光傳宗正丞石昂誤作承高祖猶豫未決脫猶字安重榮傳鎮州曰恆州誤作有州安從進傳領貴州刺史當作青州杜重威傳契丹畱燕京兵五百人五上脫千字張彥澤傳遷晉出帝於開封府遣控鶴指揮使李筠以兵監守內外不通帝求酒於李崧崧曰慮陛下憂躁飲之有不測之虞所以不進通鑑第二百八十五卷於此事亦作李崧崧傳在五十七卷耶律德光滅晉入汴拜崧太子太師正爲德光任用則似作崧無誤而別本作求酒於李筠以上文筠以兵監守攷之作筠爲是義門何氏謂此又一李筠非周三臣之李筠愚亦謂此爲德光任用之李崧乃又一李崧非梁紀開平二年爲鴻臚卿封介國公之

李崧也職方攷敘首唐自中世多故誤作中勢秦鳳階成瀛鄭
誤作瀛漢橫列之圖中第一格岐字列其州名也第二格於梁
則書岐其時爲岐李茂貞所據也其下有注一鳳字又一字漫
當云鳳翔秦成階鳳四州於漢亦云有者誤皆當作蜀吳與南
唐所有各州於吉州後四行連脫州名當云虔筠建汀又廣州
更五代皆南漢當於第一箇南漢下注清海二字五代之際外
屬之州云云南離本提行是此誤連益州梓州曰劔南東西川
川當作道長垣唐改曰匡城應提行起此誤連南唐李昇世家
昇字正倫昇字見說文第七卷上日部馬令陸游南唐書同此
篇中段多誤作昇李景世家自號中天八國王八當作大始改
名璟當作景前蜀世家論贊子讀蜀書脫書字南漢劉玠世家

玠立二年卒脫卒字劉銀世家十月平韶州銀喜曰韶桂連賀
云云二韶字皆當作昭楚馬希範世家開封承制封當作府吳
越錢鏐世家鏐之孫元瓘之子佐字祐據吳越備史則當作宏
佐字元祐閩王審知世家唐以福州爲武威軍據天祐三年于
兢謨審知德政碑當作威武十國世家年譜丁卯年第五格天
福七年當作天復說已見前庚戌年第三格八字衍卷末論不
以忘漢爲讐忘當作亡契丹附錄第一距幽州北七百里有榆
關榆當作渝于闐附錄第三始涉醜磧醜當作齟字見遼史

五代俗字俗語

新五代史用俗字俗語如晉高祖紀明宗戰胡盧套套字始見
於此李崧傳晉高祖謂崧曰汝造浮屠爲我合尖尖字已見北

史第四十三卷郭祚傳四十九卷侯深等傳而又見於此廣韻
在下平聲二十四鹽又道德經卷一揣而銳之王弼注揣末令
尖又銳之然說文無此字漢高祖紀耶律德光謂曰此軍甚操
刺今人以雄猛爲插刺操刺當卽此意又契丹賜以木柎一今
人呼老人所用杖音如史卦之史作此字史文惟見於此汪鈍
翁堯峰詩云一柎扶身兩鬢星紙標略畫卦中形憐渠那識義
文易自道儂家打瓦靈用此字唐臣任圜傳崔協號沒字碑雜
安叔千傳叔千亦號沒字碑此等皆當時俚俗語

五代春秋

五代春秋二卷宋尹洙師魯謨卽附於河南先生文集後柳開
尹洙宋初以古文詞著名爲歐陽子之先聲者也觀河東河南

兩集手筆誠可觀其於經史則皆茫然者師魯此作全仿春秋
謬妄已甚卽如晉人燕人趙人秦人吳人楚人等稱此史家於
敘事中間貪其文省用之則可若以此摹效春秋筆法動輒云
某人伐某某人敗某師於某地豈非笑端且如李克用李茂貞
不言姓名而突書之曰晉人秦人後世讀者知爲誰乎豈師魯
有待於後有爲之左氏者乎唐莊宗已建尊號國爲唐矣而於
梁事中稱爲晉人是其意將奪唐而與梁乎其他名號之進退
義例之出入糾紛無定益有不可知者幸師魯不秉史筆若令
修史史法壞矣

五國故事

五國故事二卷宋無名氏記吳揚行密南唐李昇前蜀王建後

蜀孟知祥南漢劉巖閩王審知事未附朱文進諸人曰五國者

合前後蜀為一也仁和吳長元以為吳越國人所作歙縣鮑廷

博刻入知不足齋叢書第十一集

十國春秋

十國春秋一百十四卷吳氏任臣譔吳字志伊仁和人康熙己

未博學鴻詞翰林院檢討志伊以歐陽氏五代史附十國世家

於末而尚簡略思取其人物事實而章著之故勒為本紀二十

世家二十二列傳千二百八十二又作表五篇博瞻整理誠史

學之佳者顧其為書之體每得一人即作一傳凡僧道及婦人

之傳每篇只一二行者甚多乃徐鉉騎省文集三十卷其後十

卷係入宋後所作而前二十卷則皆在南唐時作也其中碑志

若岐王仲宣馬仁裕劉崇俊陳德成江文蔚喬匡舜韓熙載志
伊雖皆有傳而徐所敘事蹟遺漏者已甚多若賈潭方訥陶敬
宣周廷構苗廷祿包諤趙宣轉劉鄩皆有事蹟而志伊皆無傳
潭訥歐史一見其名祇有一句故不能措手志伊之學專以博
爲事者也然竟未見騎省集矣亡友惠定宇戴東原每與予極
論學之貴精不貴博予深韙其言由今觀之博亦大難事特不
可與蘭艾同收玉石混采者道耳志伊凡例自述所采古今書
籍約一二百種但已自爲裁割緝練成文讀者不能知其某事
出某書反不如同時朱竹垞日下舊聞具注所出也又志伊自
言采辭氏舊五代史恐實未見虛列此目竹垞亦每如是則不
能無遺憾焉予所著述不特注所出并鑿指第幾卷某篇某條

且必目睹原書佚者不列惜不得起兩先生一質之

此書佳處在表地理表與歐陽氏職方攷參觀則五代十國全局如見至十國之官制雖大抵沿唐而一時增改亦已紛冗不可爬梳任臣為作百官表甚便攷覽尤其妙者也惜歐陽氏不志職官猶恨多茫昧五代會要雖存非博學者不觀恐終歸於無徵矣若藩鎮表以區區僭偽僻陋一隅而多立軍名假稱節度誠屬不成事體要之臚而陳之亦稽核之一助也

番禺許之璇初校

宿松羅忠濟覆校

順德李肇沅再覆校

十七史商榷卷九十九

東吳王鳴盛撰

綴言一

記言記動

禮記玉藻篇云天子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要之其始雖分書其後必合編故尙書記言而亦閒及於記動春秋記動左傳記言以附益之

正史編年二體

漢藝文志無所謂史之一目卽以附於六藝春秋之後隋經籍志始以經史子集判分四部隋書唐人所作簿錄之體至是始定而史部首列正史一門次列編年一門史家之體亦至是始

定正史標目後既歷敘古者國史紀載職掌收藏遂詳述史記漢書三國志原委此下則云自是世有著述皆擬班馬以爲正史作者九廣一代之史至數十家唯史記漢書師法相傳竝有解釋三國志及范蔚宗後漢雖有音注既近世之作並讀之可知今依其世代聚而編之以爲正史編年標目後既言自史官放絕作者相承皆以班馬爲準其下言起漢獻帝以班固漢書文鯨命荀悅仿春秋左傳體爲漢紀大行於世至晉太康元年汲郡發魏襄王家得竹簡紀年書皆編年相次文意大似春秋學者因之以爲春秋則古史之正法有所著述多依春秋之體今依其世代編而敘之以見作者之別謂之古史此志之意以編年本爲古法馬班出而編年廢直至漢紀復用編年至竹書

紀年出始悟此爲古法而復多用此以紀事者文義甚明要之並列二體其意則以紀傳爲正體編年爲別體

編年雖古法而古不可泥宜以後出爲定卽如尙書牧誓篇首突書時甲子昧爽金縢篇首突書旣克商二年康誥篇首突書惟三月哉生魄此豈後之史官所當取法乎春秋或書爵或不書爵或降而稱人或書名或書字或有日或無日說者以爲夫子意有予奪此豈後人所可妄效乎可見作史不得擬經抑本紀與表卽用春秋編年之式而堯典太誓武成本紀皆有相肖處若志則又周禮儀禮體也正史於五經已擬其三矣正史足兼編年編年不能包正史皇甫湜持正文集第二卷編年紀傳

論此文文苑英華唐文粹皆采之

略云古史編年至漢司馬遷始更其制而爲

紀傳相承至今無以移之歷代論者以遷爲率私意蕩古法紀傳煩漫不如編年混以爲合聖人之經者以心不以迹得良史之體者在適不在同編年紀傳繫於時之所宜耳何常之有夫是非與聖人同辨善惡得天下之中不虛美不隱惡則爲紀傳爲編年皆良史矣若論不足以析皇極辭不足以垂無窮雖爲紀傳編年斯皆臯人司馬氏紀項羽呂后以歷年不可中廢故也其作傳之意將以包該事迹參貫話言纖悉百代之務成就一家之說必新制度而馳才力焉編年記事束於次第牽於混并舉其大綱而簡於敘事是以多闕載多逸文乃別爲著錄以備書之語言而盡事之本末故春秋之外則有尙書左傳之外又爲國語可復省左史於右合外傳於內哉故合之則離離之

則異削之則闕子長病其然也於是革舊典開新程爲紀爲傳
爲表爲志首尾具敘述表裏相發明庶爲得中將以垂不朽自
漢至今代已更八年幾歷千其閒賢人摩肩史臣繼踵權今古
之得失論述作之利病各耀間見競誇才能莫能改其規模殊
其體統傳以相授奉而遵行而編年之史遂廢蓋有以也唯荀
氏爲漢紀裴氏爲宋略強欲復古皆爲編年然善語嘉言細事
詳說所遺多矣必覽正史方能備明則其密漏得失章章於是
矣今之作者苟能遵紀傳之體制同春秋之是非文適遷固直
如南董亦無上矣儻捨源而事流棄意而徵迹雖服仲尼之服
手絕麟之筆等古人之章句署王正之月日謂之好古則可矣
顧其書何如哉湜此論甚是孫甫晁公武輩紛紛警說反謂宜

以編年爲正不亦謬乎卽用編年亦必至司馬君實方成一大
著作荀悅袁宏等聊堪充數猶未成章

以學問言則漢藝文志乃其根本隋志舛誤不足信者多若以
目錄體製言劉歆班固荀勗王儉阮孝緒輩皆不可爲法必以
隋志爲主而以馬班陳范作正史尤爲千古定論

唐以前惟三史三國

自唐以前通行人間者惟馬班范之史記前後漢書三史而已
其次則三國志若晉書及南北朝各史未流布也以史漢目爲
三史始於司馬彪續漢郡國志已見前其時范蔚宗書未出所
據後漢書當是謝承或華嶠書若三國吳呂蒙傳之三史則并
非謝華所作恐是指戰國策史記漢書說亦見前厥後以三史

並言者頗多且以配六經如闕駟之三史羣言經目則誦見北史本

傳之譏六經未嘗開卷三史幾同挂壁見

唐陳州司法孫愐唐韻序亦稱九經三史此則皆指馬班范

矣而唐人并以三史為一科以此科應舉得第者頗多見唐選舉志及

傳蓋三史者史家之眉目也三國志則名僅亞之至於晉書及

南北朝各史成於唐人之手唐三百年中人著述引此者殊不

多見觀劉知幾史通第十卷自敘篇敘其少時讀左氏史漢三

國志迄皇家實錄窺覽略周云云以知幾之聰穎淹洽所習亦

僅三史三國而止乃并下及於唐之實錄而不及晉與南北朝

各書則唐人史學概可知矣惟新唐書柳仲郢傳家有書萬卷

所藏必三本上者貯庫其副常所閱下者幼學焉仲郢嘗手鈔

六經司馬遷班固范蔚宗史皆一鈔魏晉及南北朝史再仲郢
之博蓋當時所罕竊謂馬班范史皆僅一鈔魏晉及南北朝史
乃再者當由三史自幼成誦故一鈔已足非輕三史而重魏晉
以下諸史也

十七史

大約史漢三國備於晉初晉及南北朝皆定於唐太宗高宗之
世而書稿深藏廣內既無刻板流布人間者甚少故學者所習
三史三國而止直至宋仁宗天聖二年方出禁中所藏隋書付
崇文院雕板嘉祐六年并梁陳等史次第校刻其工蓋至英宗
方粗就觀校者稱仁宗云云則可見於是歷代事蹟粲然明著
然其中如魏書以學者陋之而不習亡逸不完者已無慮三十

卷校者各疏於逐篇之末北齊亦多闕者宋書第四十六卷亦
闕蓋皆以南北史補之又改劉昫舊唐書爲新唐書改薛居正
五代史爲五代史記乃合爲十七史宋史藝文志史鈔類有周
護十七史贊三十卷不知作者名賢十七史確論一百四卷十
七史之名始見於此又有王先生十七史蒙求十六卷係宋王
令逢原著載宋史藝文志建中靖國改元弟英州刺史獻可序
近日程宗璉據乾道己丑麻沙板刊行朱甫田跋云蒙求非一
其便於記誦者惟李氏瀚及王先生令李書舊板罕存坊刻止
取其總目而刪去其注惟王書僅存案此書剽掇猥瑣無當實
學恐未必出於令特南宋書坊偽託耳然卽此可見十七史之

稱至宋始著

李瀚後唐天成中登第仕晉爲翰林學士五代史無傳揮塵後錄言其後仕契丹蒙求一卷載全唐

詩第十二函第八冊晁氏讀書後志有之其書與王令書體例正合如出一手而不稱十七史知五代時尙無此稱劉過改之龍洲道人集贈許從道之子祖孫詩祖孫今年幾年齒兩髻耿耿垂到耳讀書要以六經先次第漢唐十七史又呂祖謙有十七史詳節二百六十九卷此書隨意采掇粗疏無理疑亦出於南渡書肆嫁名祖謙而其爲宋時人筆則無疑又文忠烈文山文集第十五卷紀年錄文山被執見博羅丞相文山曰自古有興有廢天祥今日忠於宋以至此幸早施行博羅曰你道有興有廢且道盤古到今幾帝幾王文山曰一部十七史從何處說起我今非赴博學宏詞科不暇泛言又有舊板無姓名讀書隨語剩語各一卷各自爲序并注書中稱引南宋人而下及於馬氏通攷則是元人隨語自序署湖上逸人題於三十樹梅

花閣當爲杭州人剩語題上章攝提格當爲順帝至正十年其書無標目每條末則注所論之書名續語中一條末注云右十七史通要此書本名十七史纂古今通要分十七卷雙湖胡一桂庭芳著亦宋末元初人予未見此書而錢曾讀書敏求記第一卷載之蓋遼金二史皆成於至正四年宋史成於五年三史流布已當元之末季而劉昫辭居正之書又皆湮沒無聞故宋元人之恆言凡史以十七爲最備

孫恂唐韻序又稱史漢三國志晉宋後魏周隋陳宋兩齊書下宋字當作梁此傳寫之誤案其所舉凡有十三不數南北史故也兼數則十五再加唐及五代則十七矣蓋歷代漸積而來至宋方定

前言諸史校成已當英宗之世而頒行則直至徽宗時矣晁公武郡齋讀書志第二卷上云嘉祐中以宋齊梁陳魏北齊周書舛謬亡缺始命館職讐校曾鞏等以祕閣所藏多誤不足憑以是正請詔天下藏書之家悉上異本久之始集治平中鞏校定南齊梁陳三書上之劉恕等上後魏書王安國上周書政和中始皆畢頒之學官民間傳者尙少未幾遭靖康丙午之亂中原淪陷此書幾亡紹興十四年井憲孟爲四川漕始檄諸州學官求當日所頒本時四川五十餘州皆不被兵書頗有在者然往往亡缺不全收合補綴獨少後魏書十許卷最後得宇文季蒙家本偶有所少者於是七史遂全因命眉山刊行觀晁氏說知頒行實已至徽宗而彼時疑尙未刻板頒之學官者恐尙是寫

本故云民間傳者尙少也但云七史者隋書先已校成想晉書
又在前故不及并憲孟南陽人爲四川轉運使以書五十篋贈
公武見自序民間刻史似自并氏蜀板始而所刻似尙未有十
七史全書其彙刻十七史則已在南宋時

校史諸臣各題名於卷尾曰綬曰華曰恂曰寶臣曰穆曰藻曰
洙曰覺曰彥若曰鞏曰攸曰恕曰燾曰祖禹曰安國曰希綬者
嘗校巢元方諸病源候論之翰林學士尙書左司郎中宋綬也
寶臣者丁寶臣也穆者鄭穆宋史三百四十七卷有傳或云錢
穆藻者祕閣校理錢明逸之從子宋史三百十七卷附傳洙者
知太常禮院兼史館檢討孫洙宋史三百二十一卷有傳覺者
祕書少監孫覺宋史三百四十四卷有傳彥若者趙彥若也登

者集賢校理曾鞏宋史三百十九卷有傳攷者館閣校勘劉攽
傳亦在宋史三百十九卷別見恕者祕書丞劉恕詳見後熹者
祕閣校理安燾宋史三百二十八卷有傳或梁燾祖禹者范鎮
之從孫著作郎兼侍講宋史三百三十七卷有傳安國者崇文
院校書王安國宋史三百二十七卷有傳希者祕書少監林希
宋史三百四十三卷有傳餘存攷

明嘉靖初南國子監祭酒張邦奇司業江汝璧等請校刻史書
欲差官購索民間古本部議恐滋煩擾世宗命將監中十七史
舊板攷對修補仍取廣東宋史板付監遼金二史無版者求善
本翻刻十一年七月成總爲二十一史祭酒林文俊等表進其
後當神宗時北監亦刻二十一史祭酒方從哲司業黃汝良等

校定閱數十年而海虞毛氏汲古閣又刻諸史則仍惟十七而已予今亦以十七史爲斷用毛板作讀本自宋以下不及者智有所未周而力有所不逮也

番禺許之璇初校

宿松羅忠濟覆校

順德李肇沅再覆校

十七史商榷卷九十九

十七史商榷卷九十九

廣雅書局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十七史商榷卷一百

東吳王鳴盛撰

綴言二

資治通鑑上續左傳

十七史至宋已備而編年未有全書英宗治平二年命司馬光編資治通鑑神宗元豐七年歷十九年書成上起戰國下終五代爲二百九十四卷公名德篤學所引以自助若劉放貢父劉恕道原范祖禹淳父又極天下之選故能成此專取關國家盛衰繫生民休戚善可爲法惡可爲戒者洵不愧資治之稱此天地間必不可無之書亦學者必不可不讀之書也其所以託始於威烈王二十三年命韓趙魏爲諸侯者晁公武郡齋讀書志

謂因不敢續春秋之故而文獻通攷一百九十三卷采洪邁容齋隨筆云司馬公修通鑑辟范夢得爲官屬嘗以手帖論續述之要大抵欲如左傳敘事之體胡三省注通鑑自序亦云通鑑之作實接春秋左氏後愚謂春秋終於獲麟而左傳則從獲麟以後續書其事訖於哀公之末春秋始隱公元年終哀公十四年其事未竟故作傳者竟之其下又贅以哀公子悼公四年事而其末段乃云趙襄子碁知伯遂喪之知伯貪而愎故韓魏反而喪之杜注史記謂晉哀公之四年魯悼公之十四年知伯帥韓魏圍趙襄子於晉陽韓魏反與趙氏謀殺知伯於晉陽之下其事在春秋後二十七年攷此年乃周定王之十六年歲在戊

子周有兩定王此後定王也說詳第三卷

此則作傳者附綴後事故上距獲麟已

有二十七年之久自定王十六年至崩而考王立又崩而至威烈王之二十三年雖中間相隔又有四五十年但通鑑雖託始於此以命韓趙魏爲提綱其下卻仍追述前事直從智宣子立瑤爲後敘起自下歷敘知伯求地三家共滅之之事甚詳然則君實蓋不敢續春秋而欲接左傳也續經則僭續傳則可其微意如此豈其前無所承而強出意見好爲武斷截從一王之二十三年爲首使其著述偏側畸零不成體裁者哉

七國秦齊燕楚皆舊封韓趙魏則新國自三家滅知伯而分晉之勢成於此七國之勢亦成於此左氏欲下接戰國故以此事終司馬君實欲上續左傳故以此事始

通鑑與十七史不可偏廢

史炤通鑑釋文馮時行序謂司馬公不用紀傳法律總敘歷代
以事繫年粲然可攷雖無諸史可也愚謂馮氏此言妄矣紀傳
編年橫縱經緯不可偏廢司馬公雖欲上續左傳究以十七史
爲依藉方能成通鑑豈有正史可無之意在其胷次邪大凡人
學問精實者必謙退虛僞者必驕矜生古人後但當爲古人攷
誤訂疑若鑿空翻案動思掩蓋古人以自爲功其情最爲可惡
司馬公秉性誠篤安有此事時行極力推尊反失其本旨

通鑑神宗序

通鑑有神宗御製序前明刻本皆佚去光進書表及謝賜序表
但載傳家集第十七卷而諸刻但有進表史炤通鑑釋文開卷
卽釋神宗序但此書之例仿陸德明經典釋文摘取一句半句

釋之故不可屬讀章俊鄉山堂羣書攷索前集第十六卷正史門摘錄其大略亦非全文疑其亡久矣餘姚盧學士文弼始從宋板搜得全篇刻入羣書拾補中今已行世好事者宜以此序合謝序表并刻補入方爲完美

通鑑前例

司馬公之子康字公休在書局爲檢閱文字官胡三省釋文辨誤跋言公薨康以毀卒通鑑之學其家幾於無傳矣南渡後有

司馬伋字季思者搜得公與范夢得

即清父

論修書義例二帖又

與劉道原十一帖編爲通鑑前例刻之宋史藝文志載作一卷

前一條內采通攷所載容齋隨筆云云卽從此書摭入

三省以爲時人附會而作不足信

三省此言太過恐未可泥觀與范帖文集亦收則可知至云伋

是公之從曾孫似必有據而其上文又以爲公休之孫予所據
明吳勉學刻必是脫一字當作公休之從孫但陳氏仁錫刻通
鑑以此前例冠於其前而後跋稱曾大父溫國文正公又自署
曾孫不容傳刻如此之多誤恐三省所攷亦未的疑似真公之
曾孫又有道原之子義仲字壯輿所編司馬公與道原論修書
事陳亦附刻於前宋史藝文志亦載之作通鑑問疑一卷郡齋
讀書志亦有

通鑑目錄

公旣成通鑑又略舉事目年經國緯以備檢尋爲目錄三十卷
又參攷羣書評其同異爲攷異三十卷本各自爲一書後胡三
省作注取攷異散入而目錄仍單行今世所行通鑑莫善於徐

氏刻惜無目錄而陳氏刻有之爾雅釋天歲名篇太歲在甲曰闕逢乙曰旃蒙等又在寅曰攝提格卯曰單闕等此歲名也而甲乙等十干子丑等十二支古人以紀日不紀歲司馬子長亦從俗取便以日名歲獨通鑑悉以爾雅歲名目錄亦然卽此一端見其不苟

通鑑攷異

通鑑攷異三十卷無序引題跋目錄但每卷前列銜名其銜與進書表銜同每葉版心有萬麻十四年五字此刻書之年下有姓名當是寫書人或刻書人予初疑胡氏散入書中或有遺漏今得此單行刻本未暇用全書對勘姑就首一二卷勘之則絕無遺漏惟原本攷異第一卷於漢高后元年欲王諸呂使大謁

者張釋風大臣下有攷異一條胡已散入通鑑第十三卷高后
元年此文之下矣乃於前第十二卷惠帝三年匈奴致書藝嫚
使大謁者張釋報書下已先載此一條蓋攷異此條辨張釋張
澤異同胡因惠帝一條在前欲移入又忘刪後條遂彼此複見
耳其疵謬如此而已然則全書皆未必有遺漏或謂陸德明經
典釋文後人散入各經注疏遺漏甚多故單行足本可貴攷異
散入既無遺漏則單行本徒爲贅疣予謂不然古人著述當畱
其真面目方見古人苦心只因後生既懶惰又急躁故欲省兩
讀胡氏散入誠便予特愛單行本謹藏之

通鑑史氏釋文

通鑑釋文三十卷宋右宣義郎監成都府糧料院眉山史炤見

可撰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第四卷馬端臨通攷第二百零卷皆載之彼先載司馬康公休釋文二十卷於前次載此書而云攷之公休之書大略同而加詳焉蓋因其舊而附益之者胡三省通鑑注自序雖譏史炤乖剝卻言釋文本出於史炤而公休釋文與炤大同小異者非公休爲之其作釋文辨誤旣以炤爲多謬而又言今海陵刻僞託名司馬康之釋文并蜀中費氏刻通鑑注號爲龍爪本者皆蹈襲史炤故辨之然則炤實捫始非因舊附益陳振孫云云謂呂尙盜陳恆之齊耳馮時行序謂通鑑之成殆百年未有釋文學者艱於尋繹見可始著此書若其前
先有公休釋文時行安能爲此言通鑑成於元豐七年時行序作於紹興三十年實八十三年故云殆百年此書雖非大醜然

時行序云字有疑難求於本史本史無據則雜取六經諸子釋
音說文爾雅及古今小學家訓詁辯釋地理姓纂單聞小說精
力疲痼積十年而後成又云無用之學聖賢所不取古今以文
章名世傳後不少未必真有補於世見可精索而粗用深探而
約見不與文人才士競能而爲後學垂益於無窮然則此書非
無足取乃元明以來數百年收藏家號極博者皆未見此書予
偶從吳興書估見一祕鈔本爲之喜劇用重貲購得之

時行序又云嘉祐治平間眉州三卿爲搢紳所宗東坡兄弟以
鄉先生事之見可卽清卿之曾孫也子寘聞不知三卿何人張
晉生等四川通志第九卷眉州人物無史氏三卿其先列三蘇
於前後列史炤而云博古能文著通鑑釋文三十卷似矣乃炤

之字與官皆不著而又言蘇氏兄弟以師事之則大誤時行序言炤年幾七十好學之志不衰則紹興三十年尚在安得有東坡兄弟師事之之理蓋未見釋文及序而傳聞之謬

通鑑釋文胡氏辨誤

釋文辨誤十二卷胡三省誤愚謂炤之學誠不及胡所辨大抵皆是也但胡注通鑑取史語甚多今未暇以全書對勘姑就前十餘卷勘之大約每卷輒有三四十條此內太半因兩家同取史記漢書舊注所以相同而史不著作者姓名十之七八胡則一一著之置勿論其少半竟係胡之竊取史矣卽如開首威烈王標題之下史云自武王至平王凡十三世自平王至威烈王又十八世自威烈王至赧王又五世此條胡卽取之而沒其名

此類不可勝數然猶曰字數少或偶合未必盡勦襲亦姑置勿論至若第三卷慎靚王五年猶豫注百餘字十七年堅白同異臧三耳注二百四五十字胡注皆同史如此類十餘卷中已有數條豈得云皆偶合非勦襲乎又若第四卷赧王三十六年樂毅與燕王書有伍子胥盛尸鳴夷事胡注亦與史同攷此段通鑑采自史記樂毅傳而史記此處裴駟集解無注史炤則采伍子胥傳裴駟所引應劭語又因此事見國語更引彼韋昭注且於應韋語倒易增益之而胡遂全取其所采用及倒易增益者其爲勦襲顯然如此類頗多舉一以見之且胡之取史皆沒其名子所勘十餘卷中惟有十一卷漢高帝五年田橫乘傳詣洛陽注一條載明炤名然又詆其擇不精語不詳此特欲援之爲

呵斥地耳更可怪者蜀本注胡旣知其爲蹈襲史炤而力言之
乃第一卷烈王三年韓嚴遂令人刺韓廐并弑哀侯一條下史
炤因通鑑於安王五年先已載聶政刺俠累事而於此又載人
刺韓廐分而爲二史記年表世家亦然刺客傳則從戰國策合
爲一事故詳辨之約二百三十字胡全取之乃詭移作蜀本
注不言出史炤因史炤此條能剖析異同有益攷證恐顯炤之
美遂稱爲蜀本注平心論之炤誠不能無誤但首勘音釋實屬
有功胡自揣用力已深其注足以傳世恨炤先有釋文旣攘取
之又攻擊之隱善揚惡用心私曲卻所不免後人遂因胡之辨
誤欲廢炤書今幸尙存而無鏤板恐終歸泯滅

通鑑胡氏音注

史炤功在草搦究尙粗疏至胡三省注始成鉅觀可云青出藍
藍謝青通鑑之功臣史學之淵藪矣三省自序述其父好讀史
於淳祐癸卯命三省刊正諸家通鑑注之誤乙巳父卒盡瘁家
盡又從事科舉之業而史學不敢廢寶祐丙辰出身進士科始
得大肆其力於是書游宦必以自隨依陸德明經典釋文爲廣
注九十七卷咸淳庚午從淮壩歸杭都延平廖公禮致諸家俾
讐校通鑑又轉薦之賈相國德祐乙亥從軍江上言輒不用旣
而軍潰間道歸鄉里丙子浙東始騷辟地越之新昌師從之以
孥免失其書亂定反室復購得他本爲之注始以攷異及所注
散入各文之下訖乙酉冬乃克輟編案癸卯理宗淳祐三年乙
巳淳祐五年丙辰寶祐四年庚午度宗咸淳六年乙亥瀛國公

德祐元年丙子德祐二年卽益王景炎元年乙酉則元世祖至元二十二年也三省之父委三省以刊正誤注其時三省年雖甚少亦必在二十以外或三十自此以至元之至元乙酉凡四十餘年其時三省約已六十外或七十方得成書元袁桷清容居士集第三十三卷述其父洪師友爲淵源錄言三省注通鑑三十年者自寶祐丙辰始下筆自丙辰至乙酉恰三十年也延平廖公當爲廖瑩中賈似道之幕官也德祐元年呂師夔以江州降元似道帥師次蕪湖軍潰奔還揚州事見宋史第四百七十四卷明莆田柯維騏宋史新編第一百八十七卷及元四明陳桎通鑑續編第二十四卷三省蓋參似道軍事丙子元兵順流而下五月破臨安瀛國公出降故云浙東始騷云云也注成

上距臨安破宋亡恰十年

胡注本只九十七卷自爲一書不載本文但摘取數字或數句釋之至亂後書亡重作始散入蓋初意本仿史氏後漸宏博不欲因仍故也自序之末稱乙酉十一月日長至天台胡三省身之父書於梅欄夔居淵源錄稱其釋通鑑兵難橐三失乙酉歲畱袁氏塾乃手鈔定本與自序合則梅欄夔居卽袁氏塾也淵源錄又云己丑寇作以書藏窖中得免案胡於注成後又作釋文辨誤自跋署丁亥春則在乙酉後二年而已丑又在其後二年元混一天下十年矣寇作者土賊之竊發者也蓋胡於此書用力可謂至勤而所歷困阨亦至多得傳於後世爲至難

胡學長於地理以閻氏若璩之卓識亦極推之而其餘一切亦

略皆貫通似道雖姦臣三省參其軍卻於大節無害自序云世
運推遷文公儒師從而凋謝吾無從取正或勸北學於中國嘻
有志焉然吾衰矣此未嘗仕元者也則其立身出處亦無瑕玷
如此人史家自當入儒林傳乃元修宋史明修元史秉筆者多
浮薄文人不重實學皆不爲立傳浙江通志第一百八十一卷
文苑傳但言終於朝奉郎不詳其歷官本末蓋但據其通鑑自
序雖言所著又有竹素彙一百卷想已久佚事迹零落不可得
而詳也進士出身後游宦淮上當是簿尉之流從軍旣以不合
罷似道不冝拔擢故所得朝奉郎而已

宋史一百六十八卷朝奉郎正七品

至自

署天台身之父淵源錄亦云天台人而通志則云寧海人又有
三省之姻友四明陳著者誤本堂先生文集稱三省字曰景參

通鑑胡注陳氏舉正

舉正一卷吳趨陳景雲少章誤少章長於稽覈所舉皆確然胡氏之學不以小疵掩其大美

通鑑地理通釋

王應麟麟通鑑地理通釋十四卷雖題曰通鑑實是泛攷古今地理不專釋通鑑大略亦本通典要足與胡三省互參在宋人攷證書中爲有根柢者

通鑑答問

通鑑答問五卷亦王應麟誤與通釋俱刻附玉海後王氏之學主於攷據此編卻純是空議論至西漢宣元而止實未成之書

稽古錄

稽古錄二十卷亦君實撰起伏義神農下至英宗治平四年其書成進御當元祐初距通鑑之成甚久朱子嘗稱賞之刻之長沙

通鑑外紀

通鑑外紀十卷目錄五卷劉恕撰自序述其於治平二年司馬公受詔修通鑑始蒙辟寘史局熙寧三年冬公出守京兆明年春移帥潁川固辭不行退居洛陽恕以褊狷不敢居京師請歸江東養親公以書未成不廢刊削恕亦遙隸局中嘗思書不及周威烈王之前學者攷古莫知適從欲以包犧至未命三晉爲諸侯爲前紀本朝一祖太祖四宗太宗真宗仁宗英宗一百八年可請實錄國史於朝爲後紀將俟書成請於公爲之熙寧九年恕罹家禍

悲哀憤鬱遂中癱痺右肢既廢凡欲執筆口授子羲仲書之自
念平生事業無一成就史局十年俛仰竊祿因取諸書編通鑑
前紀家貧書不具南徼僻陋臥病六百日無一人語及文史昏
亂遺忘煩簡不當遠方不可得國書絕意於後紀乃更前紀曰
外紀如國語稱春秋外傳之義也自周共和元年庚申至威烈
王二十二年丁丑四百三十八年見於外紀自威烈二十三年
戊寅至周顯德六年己未一千三百六十二年載於通鑑然後
一千八百年事坦然可明昔李宏基用心過苦積疾而藥石不
繼盧昇之手足攣廢著五悲而自沈潁水予病眼病創不寐不
食才名不逮二子而疾疹艱苦過之陶潛豫爲祭文杜牧自誤
墓志夜臺甫邇歸心若飛聊敘不能作前後紀而爲外紀焉佗

日書成恕不及見也恕自序如此因不能作後紀故并前紀改名外紀但前言始包犧後言始共和今觀其書實始包犧臨終昏亂語多參錯也宋史第四百四十四卷文苑傳劉恕字道原筠州人司馬公作外紀序云道原其先萬年人祖度爲臨川令卒官葬高安因家焉案北宋筠州爲今江西瑞州府高安縣卽府治臨川縣則今撫州府治與高安亦相近若萬年縣者恕自署云京兆萬年乃今陝西西安府治若今江西饒州府亦有萬年縣則係明置非此萬年也恕之史學實爲宋人中翹楚今觀外紀之爲書似無甚可取者蓋恕自治平初卽助修通鑑至熙寧四年前後其六年所修已多是年司馬公辭潁川歸洛恕亦因指斥新法忤王安石卽以此時歸江東江東卽筠州與洛相

去甚遠似不能與修書事其實宋史第三百三十六卷司馬光本傳光歸洛後凡十五年不與政專務修書而恕雖遠遙隸局中則於家中修纂郵寄者必多况本傳又言恕歸里後又嘗請詣光留數月而歸於道得風攣疾然則通鑑之出於恕手者多矣司馬序又云英宗令光自擇館閣英才共修光對曰館閣士誠多至專精史學臣惟識劉恕一人而已上曰甚善即奏召其修書凡數年史事之紛錯難治者則以誘之光仰成而已由此觀之通鑑之出於恕手者多矣恕卒於元豐元年年止四十七通鑑成果不及見矣所著五代十國紀年已不傳所傳唯外紀而此書不足以盡其蘊恕之學幾不甚著於天下後世子故特表出之

司馬公外紀序文集乃作十國紀年序
大誤五代十國紀年去五代二字亦非

通鑑綱目

通鑑綱目五十九卷朱子屬其門人趙師淵

字幾道號訥齋天台人

作也

自序云表歲以首年而因年以著統大書以提要而分注以備言四語全書體例以盡此序孝宗乾道八年壬辰作至盛宗嘉定十二年己卯朱子之門人李方子與真德秀同刻於泉州朱子卒於慶元六年此書之行世距朱子沒已二十年矣展轉傳鈔不知是原本否且方子序有云晚歲欲加更定以趨詳密而力有未暇則此本并爲朱子未定之槁又有凡例一卷則直至度宗咸淳元年乙丑金華王柏始刻之距朱子沒又六七十年不知果真出朱子否假令果真而明憲宗序又稱書與凡例或有不同是皆大可疑者

陳景雲曰綱下分注之目朱子屬趙師淵成之趙氏史學視溫公書局中二劉范氏未知孰先孰後且以一人獨任其采節豈能悉審況又非身侍講堂隨事討論每纂成若干卷寄呈而朱子復書往往云未暇觀也則分注未必盡經朱子之目矣景雲此條是所作綱目訂誤四卷學者觀之可以隅反以師淵較二劉判如玉石景雲猶作異詞

王宗沐宋元資治通鑑義例云

宗沐書與薛應旂書同時出而各不相知故其書同名惟薛省

資治二字

溫公通鑑有大臣之拜除死免或政令之新定更革或地

方城鎮之得失移徙事關係大而議論多者則先提其綱而後原其詳記事之常體不得不然而亦使覽者知其稍別於他事也計朱子之後爲綱目亦不過因此起例王氏此論是溫公書

蓋未嘗無提綱挈領之處特其意惟在乎變年編次據事直書而不在乎立文法以爲褒貶至綱目方以此爲事

通鑑紀事本末

通鑑紀事本末四十二卷宋建安袁樞機仲誤宋史第三百八十九卷樞傳云樞喜讀資治通鑑苦其浩博乃區別其事而貫通之趙與篋序云通鑑以編年爲宗本末以比事爲體編年則雖一事而歲月遼隔比事則雖累載而脉絡貫聯故讀通鑑者如登高山泛巨海未易遽窺其津涯得本末而閱之則根幹枝葉繩繩相生不待反復它卷而瞭然在目故本末者通鑑之戶牖也今攷此書分通鑑爲二百三十九事一事爲一篇頗便下學覺綱目不作無害而此書似不可無若乃有通鑑又有金履

祥之通鑑前編有綱目又有南軒之綱目前編而且通鑑前編又有沈朝陽之前編紀事本末蛇足不已則吾不欲觀之矣

通鑑節要

通鑑節要五十六卷宋少微先生宗安江贄誤贄之後人有名默者遊晦菴先生門以此書質之先生深加賞嘆又有名淵者附益潤色之刻於嘉熙丁酉有迪功郎邵武軍邵武縣南尉巡捉私茶鹽礬私鑄銅器兼催綱江鎔序愚謂宋人史學提綱撮略之書自通鑑目錄稽古錄外如慈溪黃震東發古今紀要十卷九卷豫章南宮靖一仲靖小學史斷四卷

書成於理宗端平三年

之類亦

已多矣乃江贄先有此鈔掠剽擬之作想晦菴必不賞嘆及此

江鎔序云爾恐不足信入明而如此輩者益夥三家邨夫子頭

腦冬烘授徒多暇無以遣日動欲操筆削之權纂史自娛皆牀上安牀屋下架屋也

史通

史通二十卷唐劉子元知幾著評史家得失有精確者有苛碎差謬者前人論之已詳茲不復贅知幾自序云余歷事二主從官兩京徧居司籍之曹久處載言之職商權史篇遂盈筐篋予體例與知幾異而商權之義亦竊取之文選第二十八卷陸機吳趨行結句商權爲此歌李善注廣雅曰商度也許慎淮南子注曰商權麓略也言商度其麤略也說文卷六上木部權水上橫木所以渡者也商度雖僅麓略而初學觀之不啻涉水之得渡矣通鑑第二百九十四卷云周世宗閒暇則召儒者讀前史

商榷大義又司馬溫公與范內翰祖禹論修通鑑體例書帖云甚思與足下相見熟共商榷可見商榷乃史家語若宋書謝靈運傳論云敷衽論心商榷前藻南史庾肩吾傳簡文帝與湘東王論文書云每欲論之無可與晤思與毛板誤作言今從王氏懋竝改子建一其商榷韓昌黎孟東野納涼聯句云儒庠恣游息聖籍飽商榷柳河東謝楊尙書寄柳筆詩序云今更商榷使盡其功則凡論文藝者皆可以商榷言之又顏師古漢書敘例云不恥狂簡輒用上聞龔陳指例式存揚榷揚榷卽商榷之意

史通自敘篇云予幼讀史年十有七窺覽略周於時將求仕進兼習揣摩專心諸史我則素暇泊乎弱冠射策登朝思有餘閒獲遂本願又云余幼喜詩賦壯都不爲恥以文士得名期以述

者自命予幼攻四書八股文及登第領史職始罷舉子業治經史然猶兼習詩賦四十有二歸田於今二紀有餘詩文皆輟不爲惟以攷史爲務故每卷輒自題曰某述亦竊比述者自命之意云攷禮記樂記篇云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注云述謂訓其義也疏云作者堯舜禹湯是也述者子游子夏是也此雖據禮樂爲言不據史籍然史籍所載禮樂居其大端知幾不敢作史而自居於述意在斯乎論語述而篇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又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夫子之聖言猶如此後學可妄作乎然則知幾之自命曰述任也非謙也又論語雍也篇云文勝質則史衛靈公篇云吾猶及史之闕文誠能有疑則闕事必紀實自無文勝之敝知幾雖有躋駁要

爲有意務實者故予竊比之

歷代建元攷

歷代建元攷兩冊秀水鍾淵暎廣漢輯王氏玉海所載建元已備而鍾氏此編采前人辨證極詳自歷代外僭僞異域及道經所稱畢收就予所見其爲鍾所遺漏者惟遠西艾儒略西方荅問所載意大里亞國吳爾巴諾一名而已此書未刻予從陳樹華芳林鈔得著之以諗攷古者

紀元彙攷

紀元彙攷五卷鄞縣萬斯同季野輯堯至共和姪經所增已見前商沃甲在位二十五年而竹書紀年則五年祖丁在位三十二年而紀年則九年南庚在位二十五年而紀年則六年陽甲

在位七年而紀年則四年小辛在位二十一年而紀年則三年
小乙在位二十八年而紀年則十年祖庚在位七年而紀年則
十一年共和前本無甲子而紀年晉人偽造兩者同是捕風捉
影所以不合至周滅商之年此云在己卯予以周易乾鑿度及
國語推之實歲在辛未非己卯說詳尙書後案又史記十二諸
侯年表始於共和元年庚申直至癸酉爲共和十四年而此則
以庚申爲周厲王之三十八年直至癸酉爲厲王五十一年削
去共和之名此後世書生之見

諸帝自唐以下皆稱其廟號爲某祖某宗無廟號者方稱其諡
法爲某帝其餘卽宋端宗猶稱廟號也自唐以前則但稱爲某
帝已爲自亂其例而其中又有不畫一者如劉宋稱高祖不稱

武帝晉懷帝乃惠帝弟而誤作子唐武后萬歲通天二年九月
改元神功此漏去中宗神龍元年誤衍四字昭宗乾寧元年誤
作乾符五代唐愍帝誤作愍宗下小字明宗養子誤作明帝元
順帝誤作順宗大約多有傳寫之誤

補歷代史表

補歷代史表亦萬斯同季野誤十七史無表者咸爲補之序稱
六十卷而今刻止五十三疑尙有未脫橐未付梓者季野生千
數百年下追攷千數百年上事臚而列之誠爲快舉此種史學
唐宋亦不多得明人所未有也竊謂史之無表者固宜補矣有
有表而尤不可以不補者季野但擇其無表者補之餘則置之
不無遺恨如唐宰相有表而中葉以後相權分於翰林學士當

時謂之內相此亦當表禁軍以宦官掌之不但朝政盡爲所撓并廢立皆出其手則左右神策中尉亦當表至方鎮有地無人尤屬缺事說已見前若乃三公三師宰相大將軍雜號將軍司隸京尹總爲將相大臣刺史牧尹都督節度總爲方鎮不復曲別分析懼累墜也曹魏始有尙書中書侍中三省長官以後其名遞變而五代又添崇政院使樞密使三司使各因其時也非季野之博通而妙於鎔裁不能有此

熊方後漢書年表季野若見之則不須重作卽有不同著其說可矣因未見熊書故別自作東漢諸表熊方惟有同姓王侯異姓諸侯百官三日季野於同姓王侯與熊方略同而異姓則分外戚功臣宦官爲三百官則分將相大臣與九卿爲二熊方之

得失前已論之矣季野之分析俱無不可所嫌者未見熊書也
熊氏槩言將軍而季野則分驃騎大將軍建威大將軍建義大
將軍征南大將軍征西大將軍強弩大將軍虎牙大將軍橫野
大將軍左右前後將軍建武二十七年改官制後以大將軍移
人三公又分爲車騎將軍衛將軍驃騎將軍而以暫設之征西
將軍附入次則度遼將軍至獻帝時又有更易一一具列之較
熊爲密若乃季野於功臣但取雲臺諸臣所附益不過馬援以
下中興之著者而能於異姓諸侯下至建安延康雖熊氏獨表
一代取其周備季野通表十七史毋庸泛列兩者義各有取然
李野別作漢季方鎮年表入之三國今計漢末惟州牧刺史爲
重封侯反在所輕季野之理較長

南齊諸王世表高帝子首豫章王嶷次臨川王映次長沙王晃
次武陵王華次安成王暘次鄱陽王鏘次桂陽王鐔次始興王
鑑次江夏王鋒次南平王銳次宜都王鏗次晉熙王鈔次河東
王鉉據史鈔在鏘之前鏗在鋒之前鉉在銳之前三人序次皆
誤又嶷之子子廉封永新侯而此云未封卒亦誤條件旣多自
不能無小失聊一摘之餘未暇詳攷

十七史商榷卷一百

番禺許之璇初校

宿松羅忠濟覆校

順德李肇沅再覆校